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4nB303

# 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

清 濟璣說　玄杲錄　張有譽序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示語
  - 乞食還山垂語
  - 舉古
  - 偈頌
    - 答同參
    - 答禪者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
    - 答禪者秦時[車*度]轢鑽頌
    - 鳥道
    - 玄路
    - 展手
    - 和東山元叟牛偈
    - 題髑髏圖
    - 答友湘
    - 寺中因重塑伽藍處士以元身悉解散和尚至乃問左右云…
    - 和尚一晚與眾話次適裁衣者作禮和尚問云…
    - 鴈山道中懷和尚
    - 萬峰藏和尚忌日
    - 和尚阻錫吳門志懷
    - 懷隨侍諸兄
    - 乙酉秋松關夜坐因念故鄉伯仲口占短偈聊致遠懷
    - 睡起
    - 關中
    - 丁亥春日
    - 和尚遠惠直裰呈謝
    - 食楊梅兼致明靜二兄
    - 謝華嚴禮主
    - 萬峰藏和尚忌日燒香頌
    - 暴書
    - 偶偈
    - 因風吹火
    -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說…

- 地頌
- 水頌
- 火頌
- 風頌
- 偶偈
- 石門
- 琴溪
- 水磨
- 水碓
- 戊子春日
- 問燈
- 燈答
- 屋漏
- 無路山
- 問無路山
- 無路山荅
- 看雲
- 題豐干居
- 最後語
- 禮辭和尚
- 別穹窿老師
- 得戒諸阿闍黎
- 印明師
- 同門諸昆弟
- 明兄
- 元兄
- 示看病者
- 遺家兄弟

◦ 贊
- 臨濟萬峰國清三大師共幀贊
- 天童悟和尚真讚
- 萬峰藏和尚真讚
- 國清儲和尚真讚
- 自贊

◦ 銘
- 銘缽
- 銘衣
- 銘具

        - 銘錫
        - 銘几
        - 銘竹
        - 銘筆
        - 銘履
    - 雜偈(八首)
    - 雪中法喜
    - 佛事
        - 為古兄下火
        - 為儀兄下火
        - 自火
        - 火名
        - 火影
    - 因事十六問
    - 復口占二偈
    - 請負舂充磨疏
    - 古頌選小序
    - 讀松門軼草
    - 書問
        - 和尚出山上書
        - 和尚還山上書
        - 與國清司事諸公
        - 與穹窿大師
        - 復辯菴師兄
        - 與毅兄
        - 與質兄
        - 與明兄
        - 與靜兄
        - 與隨侍諸兄
        - 復人華居士
        - 留別家兄弟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## 燮雲璣禪師語錄序

始覺合本之謂佛，明佛心宗之謂祖，五印土不聞有禪師名也。震旦慧可傳達磨正印，唐朝追贈為大祖禪師，嗣後或錫號帝庭、或受記密室，禪師之名始著。至黃檗時，匡徒領眾者星列，而檗之示眾乃曰：「大唐國裏無禪師。」蓋禪師之名未易稱若斯也。明興三百年，禪宗不絕如線，至天童而臨濟一燈載振，至萬峰而黃檗宗旨重興，至國清和尚而天童、萬峰之道始集其成，大行吳越間。座元燮雲璣公密受印記，閉關國清無畏堂中，終其身未嘗出世。入寂之日，天下無論識與不識，靡不咨嗟嘆息。聞其遺行，曰：「此服冀掃，躬頭陀之飲光也。」見其遺言，曰：「此悟玄旨，支臨濟之風穴也。」翕然稱之曰璣禪師，無異詞云。予不及見師，然從和尚遊最久，得聞師生平甚悉。師根性初不甚利，然心虛志篤，於古人一語過不去處，忘寢食恒數月，必徹盡底蘊乃止。侍萬峰老人三年有省，記之曰：「可以出世，不妨忘世。」後依和尚祥符、台山間，凡十四年，深入閫奧，自謂無一言一字不自和尚[革*盧]鞴中來。末後眼明機迅，遂與和尚箭鋒相拄，所謂得汝說須是吾舉，得汝舉須是吾說，佛祖秘要無逃掌握者。雖靜處一室中，無刻不以尊師為眾為念，每聞鐘鼓聲，知和尚登座說法，亟焚香搭衣，禮拜拱立，俟眾散始敢就坐。事關叢林大體，必熟思審處，預白和尚曰：「法應如是。」和尚一舉動、一話言，於自心有未合者，必婉言相質曰：「應如是否？」所言皆遠合古轍、近赴來機，以是事無小大，和尚必就關相商，多所補益。嘗上書云：「古人平生如大火聚，後世尚有流入詩文者，除直提向上外，筆舌似宜潛神而養。」懶拙和尚深然其言，特為上堂風勵學者。其視大眾痾癢如在己身，必為悉心區畫。聞人過，蹴然不寧，曉夜思維，以盡忠告。有未喻者，必曰：「此吾誠未至也。誠至者，金石為之開，況人乎？」或勸以出世為人，則曰：「有志未逮，願陶鎔氣質，保固根本，光大心志，世世承事善知識，陸沉眾中足矣。」戊子八月示疾，請和尚入關，禮辭偈別，有明日欲歸之語，且問：「古有子夜入寂者否？」和尚曰：「不見世尊中夜泊然乎？」因次第請同參訣別，各贈以偈。翼日為十七日，神氣湛定如常，中夜吉祥而逝。嗟嗟！如師可謂行解相應、去來自在者矣。藉令擔荷大法、興起群英，慈明、楊岐何難再見？乃韜光一室，名可聞而面不可見，令諸方徒深歎仰。悲夫！嘗見末法禪流離師太早、為人太急，徒作一場逗漏，末路收拾不來。師既大徹，猶溫研積稔遠追雲門，啐啄同時上符溈仰，可使天下後世聞風興起，有真宗、無濫宗，有絕學、無淺學，雖以師百世

可也。豈必到處聚一千五百眾，兒孫遍地，然後可追古德哉？和尚梓其遺編，公之千古，有目共見，無俟予言。特摭師生平大略，列之編首，俾世知師之法今傳後，與古人並稱，蓋不僅在茲編也。

法弟江上張有譽謹題

燮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

書記玄杲錄

## 示語

拈起拄杖，云：「秖這箇兩儀未兆、父母未生，枝葉扶疏，庇廕萬有。父母既生之後，皮膚脫落盡，唯有一真實，扶危持顛，各各全承渠力，直不藏曲，取之左右逢其原。以是，臨濟一時三頓坐斷天下人舌頭，洞山過水睹影折合還歸炭裏坐，法眼於天地同根處敲空作響，溈山向烈燄中拈出春令冬行，雲門化為龍，吞卻乾坤大地，蓮花不肯住，直入千峰萬峰。所以，過去諸佛也恁麼、未來諸佛也恁麼、現在諸佛也恁麼。無何情生智隔、想變體殊，於直截根源上摘葉尋枝、愛憎取舍，致使臨深履薄一點也用不著。璣上座今日移風易俗，將從上葛藤一齊截斷，擲向當陽，貴須著眼。」驀卓一下。

和尚命為三大士起座：「昔日迦毘羅國獨自稱尊，今夜東山堂上置身無地，文殊、普賢極力匡扶，未免一齊趁出，非敢不近人情，祇欲掃蹤滅跡。」以拄杖指云：「賊！賊！四智三身是何物？」乃顧左右云：「交互爭輝，大家著力。」

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；金屑雖貴，入眼成塵。所以，從門得入者，喪身失命；胸襟流出者，塞壑填溝。那堪於[車*度]轢鑽下好肉剜瘡、雪峰堂中枷上著枷？猶自不識好惡。向南山起雲、北山下雨，拽取占波國與新羅鬥額，大似拋卻甜桃樹、緣山摘醋梨，致令後代兒孫逐浪隨波，烏焉成馬。今問大眾：璣上座恁麼告報，未審還有為人處也無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咦！」

「草鞋踏破始歸家，家業飄零活計賒。拈起庭前柏樹子，掀翻門外白牛車。空中釘橛，石上栽花，玉本無瑕卻有瑕。」

「昔年一室且頻掃，而今隨例肆顛倒。夢中騎得二輪歸，天明一老一不老。以時放還家，忘卻來時道。觸目非所親，全身入荒草。」

「眼光打失，鼻孔撩天，向上一路，坐斷機先。信手拈來口上著，西歸隻履影翩翩，百億分身無覓處，回頭竇八布衫穿。」

「昔向雲間覓道場，今於火宅見空王。門槌拍板宮商別，鐵馬冰車律呂長。屋裏青山著不得，夜深趁出明月堂。」

「落葉乘風墜，聲光無向背。何事尊堂名，孝子莫知諱。試問山中人，作麼生迴避。」
「三版一聲鐘，有耳還如聾，目前無著處，落在亂雲中。百鳥啣花無處獻，天人送供尋不見，嬋娟終夜夢難成，水中覿露本來面。珍重漁人漫撈摝，釣竿斫盡重栽竹。」
「驀地回光，前後際斷。三心不可得，踏翻生死岸。通身赤骨律，何從出白汗。欲覓同心人，出頭天外看。狹路忽相逢，主賓頻互換。把手放還家，腳底風雲亂。」
「踏著秤錘硬似鐵，眼裏耳裏齊漏泄。回頭大地無寸土，運钁揮斤莫莽鹵。」
「毒藥醍醐一道行，同條生也不知名。而今塗毒鼓聲發，寶所掀翻下化城。」
「西來大意直如矢，誰道庭前柏樹子。多少英靈向外求，騎牛覓牛不知止。一番提起一番新，殺人活人聲色裏。千古同心有趙州，彼此當門秖一齒。」
「本自不曾迷，今日何曾悟。直道在目前，行須左右步。遇著過量人，披襟體不露。水窮山盡處，捩轉娘生褲。心識不到處，突出戴角虎。伎倆自尋嘗，兒童心欲狂。典守不得辭其過，雷轟電掣破灶墮。逢人漫道悟無生，寶所何如幻化城。」
「庭前柏樹子，白日睡如死。咄哉老趙州，兩手扶不起。扶得起，無依倚，玄沙拗折俱胝指。」
「青州衫子重豈止七斤，萬法歸一，要且不在這裏。人人道趙州老不以筋骨為能，我道渠後生可畏。寄語諸方，欲得寒暑不侵，直須投身裏許。」
「仰山推出枕子，用劍刃上事。高峰枕子落地，遠客還故鄉。渠儂枕子不推不落，萬象森羅，曉夜驚愕。咦！從門入者非家珍，眼裏無筋一世貧。」
「量才補職，伏惟尚饗。金剛與泥神揩痒，雖然舉止郎當，就中亦有奇想。夜來一擦骨出，七情六欲，五臟六腑，覆底覆，仰底仰。」
「日日是好日，喪時光，藤林荒，晨朝拖犁，晚間拽耙，平地上死人無數。三斤麻，一疋布，鐘聲咬破七條，抱取貓兒來，頭上著枷，腳下著杻。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徑山去，過得荊棘林是好手，叵耐後人屋裏販揚州，更道箇紅旗閃爍，只知貪程太速，不顧泥水通身。璣上座雖是臨濟兒孫，肯惜旁通一線？」乃搖手云：「今日不著便。」
「昨夜長安三尺雪，萬壑千巖歸路絕。石人撫子語喃喃，兩口分明無一舌。忘卻山情與水情，換手搥胸痛不徹。可憐生，底時節，倒

腹傾腸向誰說？」
補衲次，拈起破布云：「升天底事直須颺卻，十成底事對眾拋卻，擲地作金聲，不得顧著你。這何似生底，猶自存圭露角，明朝主人公鼻孔下垂，三通鼓響時，將謂有人與你酬價。」
「多生不德，廿年墮落王家；一旦知非，雪夜逃歸鳳嶺。赤旛引導，四眾心地圓成；祝髮證心，三際無明頓斷。南屏夜話，看破大樹家風；天壽呈機，鈍置三峰古佛。四年執役，拋撒無數家珍；五月分燈，收拾七人狼籍。出世忘世，聖恩記剋終天；大膽小心，靈鷲稱揚特地。晝夜百八，令莖葦無欲無依；合掌漫哆，俾夫椒破家散宅。直得釋迦痛恨、彌勒攢眉，天上人間置身無地。此皆這上座因果昭彰，總不干他人之事。雖然，跌倒還須自手撐。」乃顧左右，云：「大眾且道：如何是自撐底事？」擲下拄杖，云：「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先聖家風，以大慈悲為室、諸法空為座、慚愧之上服、柔和忍辱衣、法喜禪悅食、解脫味為漿。後來老去知非，瞥然拈起一枝花，將四十九年狼籍一時收攝，當時百萬人天無不眼光打失，而鼻孔、眉毛究不知落在甚麼處？起居飲食者是阿誰？唯有飲光看破敗闕，不覺失笑。然智過於師，方堪傳授；智與師齊，減師半德。一自倒卻門前剎竿，西天四七、東土二三，以大圓覺為伽藍，身心安居平等性智，直是十方無壁落、四面亦無門，俾三有七趣、經行坐臥嘗在其中。無何，馬駒突出，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大地，若凡若聖一齊散宅破家。語云：『窮則變，變則通。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將他從上來一片無陰陽地，各各分疆列界，隨手插標，或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，或於萬有心地示寶所化城，或以大千沙界作繩床，或以五性三乘為逆旅，平地起骨堆，虛空剜窟窿，無所不有。於是乎習以成風，藏身露影，東西南北門相對，無限輪鎚擊不開，以致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啣花落碧巖前。更有一輩呈身自鬻者，屋裏販揚州，於門窗牆壁上偏書心字，亦有於門窗牆壁上即物書名，復有道：『一切處字義炳然，何必不必？』殊不知目前無異草，格外有乾坤，從門入者不是家珍。所以道：『我若一向舉揚宗教，法堂裏須草深一丈。』若夫益州布、揚州絹、青州衫子重七斤，不過衲僧門下揭示西來大意耳。後人不能幹父之蠱，競將竹鍼麻線截長補短，甚至作貼體衣，去一墮五，一生脫不下。師匠將錯就錯，多處添些子，則喜形容色，移風易俗；少處減些子，則怨入骨髓。冀其脫體無依，裁雲補衲者，可多得乎？至於五味饡秤錘，蘸雪喫冬瓜，亦不過住山人隨家豐儉，爽心快口耳。今人不知舌頭無骨，未得一飽忘百饑，先於苦辣鹹酸上著，倒喫卻金牛飯，不知廬陵米作麼價？變生作熟，因誰致得雲門餅、趙州茶匙？缽下狼籍不少。又擬薄批潭底月，細切嶺頭雲，和

木札羹作來日一頓，腳跟不點地，便去庄上喫油餈。纔經問著，又道：『有甚饊饠餽子？快下將來。』等閒提起洗缽盂話，異口同音曰：『是甚麼碗脫丘？』元旦啟祚，萬物咸新，三三兩兩，猶向地爐邊烹白牛分歲。主人公眼光爍破四天下，乃喟然歎曰：『養其大者為大人，養其小者為小人。』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萬化從新，自今日始，乃以蜜果換苦葫蘆，醍醐毒藥一道而行。嗟乎！饑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，吞得下者斂眉叫苦，吐不出者怨天尤人。栗棘蓬，麤餐易飽，細嚼難饑。鎮州蘿蔔，就地拈來，無問生熟，驀地箚著衣缽下事，便依他作解道：『明日大悲院裏有齋。』曰：『同伴者阿誰？』乃點胸點肋，曰：『鄭州梨，青州棗，萬物無過出處好。昨夜無端炙茄餅，不知費卻多少油鹽。』寒山忍俊不禁，拈起茄串，問曰：『喚這箇作甚麼？幾多朝到西天，暮歸東土，以飲食衣服為佛事底菩薩，打破香積世界，了不知來處。』寒拾乃相顧曰：『休！休！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』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度殘春。雨淋淋地，捩轉草鞋鼻孔，不顧石頭路滑，直向他山覷破壁。一人傳虛，千人傳寔，盡道是文殊、普賢化身。若是我同流化身，因甚俗氣不除？病僧恁麼道，如同病者相憐，未免云：『將此深心奉塵剎。』固其分也。但能不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」

「二年來鐘鼓寥寂，法堂裏說甚草深一丈，幾多六根互用者，忍俊不禁，成三十二應。夜來皎月重圓，頓使雙澗五峰悉蒙光化。僧堂裏雖則礙塞人不少，而七塔子不妨伶俐。適聞好古之士道：『我法中情無取舍，何似木上座移紅旗閃爍之風，行心死後誅之令，俾失錢遭罪者無怨無訴，按劍相待者無下手處。獨彼萬工池神色不異，而水上玩浮漚。』病僧午夢初回，乃謂曰：『那家屋裏沒幾個閒漢，想沒量大人，定不謂璣同病相憐。』未審惜陰如金者作何判斷？」

## 乞食還山垂語

「椰栗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因甚撥著便轉？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黃河三千年一度清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。達其源者，因甚莫知所止？」

「扶風而出，帶月而還，路遠夜長，知他腳下雲深幾許？斯時也，萬戶俱閉，金鴨香消，從前知己，夢斷邯鄲。未審不共戴天者，如何相見？」

「一缽千家飯，孤身萬里游。青目睹人少，問路白雲頭。今朝一飽忘百饑，承誰恩力？」

「南北東西歸去來，夜深同看千巖雪。渠無眼耳鼻舌身意，作麼生看？」
「撒手到家人不識，更無一物獻尊堂。可憐生，頭角零離，御飯亦吐。尊堂久默斯要，不以筋骨為能。今朝觸目傷心，作何調攝？」
「昨從鳥道來，轉入玄路去。智門踏破草鞋，赤腳走玄沙，踰嶺碎卻指頭，血濺梵天，平地上死人無數。國有憲章，未審罪歸何所？」
「三日不相見，莫作等閒看。去家千百日，古路草芊芊。所以道：『未有嘗行而不住者，未有嘗住而不行者。』其行也，和光同塵，片雲橫谷口，迷卻幾人源？其住也，破家散宅，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既然家破宅散，且道飲食起居在甚麼處？」
「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因甚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路逢達道人，不將語默對，悠悠兩會心，清風動天地。君子千里同風，正與麼時，山中人兩口無一舌，作何秖對？」
「自離左右，乾坤寥廓，不識所從。終日十字街頭化飯喫了，古廟裏閉門高臥，一日打眠三五度，也消不得許多閒。閒不過時，於赤肉團上伐鼓，烈焰堆頭白椎，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。四大部洲忍俊不禁，各還本位。東弗于逮過水睹影，打失布袋；西瞿耶尼倒腹傾腸；北鬱單越打破大唐國，覓起處不得；南贍部洲相呼相喚云：『歸去好珍重，後園驢喫草。』雖然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其奈笑破土地鼻孔。昨來重九之期，村歌社舞無處作賽，望空啟告云：『何緣得到與麼地？』秖恐山中人目斷雲山，不惜草鞋，一為舉似俊鷹快鷂，一任分髓分皮。苟或眼目定動，莫怪璣上座不近人情好。」
「父母未生，洞見百骸五內；形名未兆，達乎此界他方。日照天臨，因甚隔山人唱鷓鴣詞，錯認胡笳十八拍？春風如刀，春雨如膏，生殺互作，律令不饒。昨日百花芳妍，今日滿地殘紅，任他梅魁多士、柳逞風流，葉脫香飄，一場狼籍，要終原始，斯皆我老。胡不唧溜？一枝纔動，百枝撼搖。遂有漢語胡言：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令一隊無巴鼻漢，於花果上別香別味，形影參差。璣上座今日不管他栴檀栗棘、碩果蒼蔔，一時投向烈焰中，匪圖輝天鑑地，秖欲粉骨碎身。東山門下還有入水不溺、入火不燒者，出來添膏續焰。」
「向上一路，凡聖共由。不得踏著，踏著則草木成兵，壁立千仞，人天罔措；不得住著，住著則髑髏前見鬼，百尺竿頭進步，旋轉乾坤；不得動著，動著則雷電交馳，急水上打毬子，萬派朝宗；不得覷著，覷著則千波競起。既然一切不得，則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。因甚又道：『嘗在於其中，經行及坐臥。』」

「識不能識，智不能知，覿面當機，瞬目千里。空生無說而說，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藥。釋梵絕聽而聽，口欲談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亡。群生萬有，於非男女中幻作男女，宴息經行，光吞萬象，智如鶖子，竭其神力，覓男女相，了不可得。亡何，一塵翳天，空花亂墜，於清淨地上，瞥爾情生，四相紛紜，昧而不覺。勞他三十二大士徇物忘己，共入不二法門。淨名移風易俗，一時靠倒門牆，中外迴如，去來無間。曼殊室利見小欲速，把火晝行，遂使隨地稱尊者，坐不垂堂，廓然無聖。昨來南越百城，逐隊隨行，把手拽不出。東山門下，還有東湧西沒底麼？有則出來與木上座相見。」

「人從西土來，不得淮南信，卻道大唐國裏，風雨順時，百物純淑，早禾晚禾，結子成仁，王瓜茄子，寬腸大肚，四民浩浩，不識不知。東山門下，言無味，食無味，無味之談，塞斷人口。璣上座從夢自在中聞之，不覺點胸點肋，曰：『東鄰西舍，煤炭薑椒，何愁沒處發落？』及至此中，而谿谷俱盈矣。因思棄也則出處艱辛，存也無處安著，不審海納山容者，能多處添些子否？」

「清明在躬，志氣如神，以空聚想，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聲香味，交互爭輝，觸著則橫按莫邪，伏尸萬里，根塵界法，覿露風規，直出威音，迥超言象。等閒以應量器，洞蕩相呈，無問男女貴賤，舉必全真。或隨緣赴感，或掉頭不顧，或喜或怒，或慈或威，或香積滿盛，或廬陵手授，唯一目等觀而無異也。數聲清磬，震動多少閒人；一片袈裟，解脫百朝黼黻。重門固閉，庭宇洞開，橫出直入，呼喚不回。逢長汀子，布袋解開；遇維摩詰，識法者懼。要之，千岐萬派，出沒無時；佛國魔宮，起倒自我。教中道：『見聞隨喜，克證無生。』因甚施者不名福田，供者墮三惡道？」

「嘗因送客處，憶得別家時，思我狸奴白牯近日面孔何似？大兄小弟曾照顧伊，新婦騎驢阿家牽，鬧市裏德山牌作麼生過？家富小兒驕，河裏失錢河裏摝，太險生；栗棘蓬、鐵糝餡，有人供養我沒量大人；雲門餅、趙州茶，倒扃無及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閒田地上松風，田庫奴不知狼籍我多少？家無小廝，不成君子，簑衣箬笠，天晴時甚人曬晾？斷頭船子下揚州，洪浪巨濤裏看風使帆，阿誰識得？李三黑一生只賣炭，雖然汙我清白家聲，泠地裏全承渠力，年來失錢遭罪，也須大家著隻眼。法堂草深丈許，我總不憂，秖憂太陽溢目，萬里不掛片雲，青天也須喫棒。時有目者不見，忽然南山起雲、北山下雨，溪深杓柄長，如何去取？三伏毒熱，井底冰生，鑊湯爐炭裏安居底，阿師還曾念我？赤骨律寒毛卓豎，俯仰乾坤無可告語，有懷如許，不審立業成家者作何料理？」

「貧無卓錐，動容揚古路；富有四海，遍界不能藏。既藏不得，則從日炙風吹，隨波逐浪，或截流而渡，夾岸鳴榔；或深入不毛，千江釣雪。布帆明月，贏得夢貼蘆花；起倒黑甜，忘卻故鄉水草。無位真人行一步，過無量恒沙世界，未出渠儂毛孔；舒一光，蔽百千日月朗耀，不得其門而入。璣上座今日將其門洞啟，直令渠全身出現，普使群生萬有眼見耳聞、舌嘗鼻嗅、身觸意思，縱饒六根不具、八識不全者，一點也背渠不得。東山門下絲來火烈風嚴，間不容髮，而今覿面提持，如何迴避？若也避得，莫謂天台路嶮巇，羊腸更在青霄上；若避不得，相見易為好，共住難為情。」

「家貧猶自可，路貧愁殺人。水不洗水，金不博金。江南塞北，月冷風高；東魯西秦，山深水闊。四衢道上磚，片片皆硬，開口告人難；大千沙界草，莖莖是藥，把手將不去，寒暑迭遷。解忌口者，一牛飲水，五馬不嘶；不解忌口者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未審我無上醫王，如何救療？」

「昔日世尊，於涅槃會上，普告眾曰：『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』若論正法眼藏，人人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窮，大千世界，無絲毫許障隔。涅槃妙心，圓明清淨，應物現形，放之則彌漫八極，卷之則匿跡韜光，在聖不增，處凡不減，因甚又道付囑摩訶迦葉？」

「車不橫推，理無曲斷，雖則法爾如然，其奈絃急則促。文殊、普賢各各翻轉面皮，主人公二俱不受，情與無情，異口同音，曰：『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』觀音大士從聞、思、修入三摩地，曰：『某甲罪過。』長汀子於十字街頭呵呵大笑，曰：『口秖堪喫飯。』是則固是，忽有人拈起一粒，問云：『這箇從甚處得來？』又作麼生？」

「好雨點點，不落在別處，無問情與無情，靡不承其恩力。其如根器匪一，弗克含藏，流而為泉、為澗、為沼、為池、為江漢、為河海，蹄涔溝澮無不有之，彼彼自深自滿，洋溢波濤，莫知源之所自。爰有一人截流而渡，指目彼岸此岸異派中流，既而舟航競作，往復無時，蕩蕩乎兩岸不住、中流不停，出此沒彼，放浪煙霞，多少水邊渴死漢尋聲逐色望風而歸，日就月將罔知攸措。逮我馬師崛起，一口吸盡西江，頓使萬派千谿一時乾竭，若魔若佛三界無安，日面月面揭示天宇，撫沒絃琴群音絕響，百丈三日耳聾，踞大雄峰眾峰偃伏，黃檗遙空吐舌璣。上座今日不是無風起浪，秖要諸人飲水知源，我當時若見這兩個漢耳聾舌吐，一齊以利刃截去，教渠五音不別、五味不分，者也之乎無啟口處。既然二根不具，未審賓主相見時如何酬酢？具眼耳者試請辨看。」

「父子上山，各自努力。忽然懸崖撒手時又作麼生？」

「古人道：『開卻路，達磨來也。』某甲曾為浪子偏憐客，直下八字打開，三道寶階，十方通貫，若凡若聖，一任直道而行，但不得瞻依回顧。若爾依回，則塵境紛紜，岐路滿目，百醜千奇，不一而足。雖然，若是過量人，以塵境為走使，蹊徑為要道，奇形異狀為幻化莊嚴，自我作祖，無往而不得焉。所以道：『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』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這箇且置，未審達磨即今在甚麼處？」

「去時無鼻孔，來時無口，雖則面目可憎，終不出乖露醜。既不出乖露醜，因甚是處被人趁出？」

「□古德云：『他人住處我不住，他人行處我不行，不是與人難共住，大都緇素要分明。』璣上座今日人貧智短，他人住處我亦住，他人行處我亦行，不是隨流認得性，大都入水見長人。東山門下還有不避金翅底神龍，出來拿雲攫霧。」

「三賢尚未明斯旨，十聖那能達此宗。因甚路上行人口似碑？」

「魚行水濁，鳥飛毛落，案頭邊肉塊塊是精底。若無柳毅傳書信，何緣得到洞庭湖。驢頭沒，馬頭回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，你若無心我便休。常啼菩薩賣卻心肝去學般若，隨行入市，要且價值難酬。十字街頭石敢當，不分貴賤，應物舒光，光中演說陀羅尼曰：『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，金陵道婆，駟不及舌。』撒餅長街，觀音大士將錢買得，放下手元來卻是饅頭。任渠通身是口，喫了直須吐卻。此是璣上座一期行腳，於闐闐中耳聞目擊底，分明舉似大方。雖則以官路作人情，所謂禮輕義重。若也洞鑑微情，一任饑餐渴飲，橫眠倒臥。若也情不附物，此去長安八千里。」

寓未嘉日新寺，萬峰和尚忌辰。「六十三年前，醍醐毒藥一道而行；六十三年後，鵝王擇乳素非鴨類。年年此日，諸方知恩報德者，各各錦上添花。璣侍者從來無恩可知，亦無德可報，適於十字街頭乞得一盂飯，不免隨氈[毯-炎+叟]也應個時節。」呈飯，云：「昔日普化兩度趯翻，今朝璣侍者一回拈出，臨濟生平驅耕奪食，到此亦吐舌而休，未審我沒量大人作何吞吐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也知無下口處。」炷香，云：「這一瓣香不貴你森森大樹蔭覆人天，只念你東掖夫椒苦辣難近。」提起坐具，云：「既近不得，這箇又從甚處得來？」換手搥胸，云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

## 舉古

舉：「僧問南泉：『父母未生時，鼻孔在什麼處？』泉云：『父母既生時，鼻孔在什麼處？』」師云：「人人鼻孔伸手摸著，說甚已生未生？」以手指面云：「認著依然還不是。」

舉：「南泉巡堂次，牽一頭牛入堂，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，泉便休去。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。」師云：「牽牛巡堂者，露頭露角；及時水草者，皮骨零離。祇如首座拊牛背，南泉便休去，又作麼生？一對無孔鐵鎚，就中一箇七花八裂。」

舉：「龐居士賣漉籬，下橋喫撲，靈炤見，亦去爺邊倒。士曰：『你作甚麼？』炤曰：『見爺倒，某甲相扶。』士曰：『賴是無人見。』」師云：「龐公一口吸盡西江水，無端於平地上喫交。靈炤竭力相扶，轉見墮坑落塹。」顧左右云：「莫謂無人見。」

舉：「須菩提說法，帝釋雨花，須菩提乃問云：『此華從天得耶？從地得耶？從人得耶？』帝釋皆云：『弗也。』須菩提云：『從何得耶？』帝釋舉手，須菩提云：『如是如是。』雲門云：『帝釋舉手處作麼生？與你四大五蘊、釋迦老子是同是別？』」師云：「大小空生，無大人相。當時纔見帝釋舉手，便云：『破也破也，墮也墮也。』直饒雲門通身手眼，看他向甚麼處著倒？」

舉：「夾山善會禪師常遣一小師游歷禪肆，殊無趣向，及聞山道譽振遠，乃回省覲云：『和尚有如是奇特事，何不早向某甲說？』山曰：『汝蒸飯時，吾為汝著火；汝行益時，吾則展缽。什麼處是孤負汝？』小師因而悟入。」師云：「應病與藥不無他，夾山其如黃連太多。小師雖得一回汗出，叫苦有日在。」

舉：「俱胝和尚，凡學者參問，惟舉一指。後玄沙云：『我當時若見，拗折指頭。』長慶云：『美食不中飽人餐。』瑯琊覺頌云：『俱胝一指報君知，朝生鷂子搏天飛。若無舉鼎拔山力，千里烏騅不易騎。』雪竇顯頌云：『對揚深愛老俱胝，宇宙空來更有誰。曾向滄溟下浮木，夜濤相共接盲龜。』」師云：「俱胝舉指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玄沙要拗折，肘不外曲。長慶固善，因齋慶讚，滿口吐不盡。瑯琊雖有定亂之能，且無出身之路。雪竇嘔盡心血，轉見千里萬里。今日有人問著，劈脊便棒。若知痛癢者，性命俱在渠手裏。」

舉：「南嶽谷泉和尚訪慈明，慈明問曰：『白雲橫谷口，道人何處來？』泉左右顧曰：『夜來何處火，燒出古人墳？』慈明訶曰：『未在，更道。』泉作虎聲，明以坐具撼之，泉接住，推明置禪床上，明卻作虎聲，泉大笑曰：『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，今日始遇作家。』」師云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但見風雷，不分彼此。璣上座今日按下雲頭，為諸人入泥入水。」擲拄杖云：「我行荒草裏，汝又入深村。」

舉：「世尊因文殊起佛見、法見，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。」師云：「我當時若在，亦將世尊攝向二鐵圍山，一任諸方道我不識好惡。」

舉：「殃崛摩羅因持缽至一長者門，其家婦人正值產難，長者曰：『瞿曇弟子！汝為至聖，當有何法能免產難(酖毒砒霜)？』殃崛曰：『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我回問世尊，卻來相報(放去較危，收來太速)。』及返，具事白佛，佛告殃崛：『汝速去報言：「我從賢聖法來，未曾殺生(干戈競起)。」』殃崛持佛語疾往告之，其婦得聞，當時分娩(特地一場愁)。」師云：「長者只知吟風弄月，不覺家醜自揚。殃崛雖是功歸王化，大煞伐善施勞。」卓拄杖云：「且道世尊道什麼？」

舉：「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『夢中說六波羅蜜，與覺時是同是別？』須菩提云：『此意幽深，吾不能說。會中有彌勒大士，汝往彼問。』雪竇顯云：『當時若不放過，隨後與一劄：誰名彌勒？誰是彌勒者？便見冰消瓦解。』」師云：「一盲引眾盲，相牽入火坑。」

舉：「投子大同禪師在京赴檀越齋，檀越將一盤草來，子拳兩手安頭上，檀越便將齋來。後有僧問：『和尚在京投齋，意旨如何？』子曰：『觀世音菩薩。』」師云：「得人一牛，還人一馬。雖然皮骨一般，要且頭角各異。諸人還識投子麼？也是草裏漢。」

舉：「昔有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，云：『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，秖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。』趙州纔顧視，婆便出去。」師云：「婆子施盡六韜三略，至今四海未寧。趙州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」乃喝一喝，云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」

舉：「盤山寶積禪師將順世，告眾曰：『有人邈得吾真不？』眾將所寫真呈，皆不契山意。普化出曰：『某甲邈得。』山曰：『何不呈似老僧？』化乃打筋斗而出。山曰：『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。』山乃奄化。」師云：「這漢生平似地擎山，如石含玉，臨末稍頭自矢不覺臭，致令普化於潔淨地上亂屙。雖然，也須大家知些氣息。」

舉：「般若多羅尊者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，王乃問：『諸人盡轉經，尊者為甚不轉？』者云：『貧道出息不隨眾緣，入息不居蘊界，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，非但一卷兩卷。』汾陽昭云：『卻勞尊者心力。』」師云：「若人信受奉行，定入鑊湯爐炭。汾陽道：『卻勞尊者心力。』是何言歟？」

舉：「仰山慧寂禪師因有官人相訪，乃問：『官居何位？』曰：『推官。』山豎起拂子曰：『還推得這箇麼？』官人無對。時三聖在涅槃堂將息，山令侍者去請下語，聖曰：『但道和尚今日有事。』又令侍者問：『未審有甚麼事？』聖曰：『載犯不容。』」師云：「仰山因風吹火，全不顧自己眉毛；三聖雷雨別施，益見彌天烈燄。諸人還覺頂門熱麼？」

舉：「仰山一日指雪獅子云：『還有過此色者麼？』雲門云：『當時便與推倒。』雪竇云：『只解推倒，不能扶起。』」師云：「這兩個漢一起一倒，要且不知獅子來處。」乃卓拄杖云：「甚處去也？」

舉：「三角總印禪師，僧問：『如何是三寶？』印云：『禾、麥、豆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印云：『大眾欣然奉行。』」師云：「天寒日短，兩人一碗。」

舉：「馬祖一日問百丈：『甚麼處來？』丈曰：『山後來。』祖曰：『逢著一人麼？』丈曰：『不逢著。』祖曰：『為甚麼不逢著？』丈曰：『若逢著則舉似和尚。』祖曰：『甚處得這消息來？』丈曰：『某甲罪過。』祖曰：『卻是老僧罪過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不曾逢著話，盡山清水情。甚處得這消息來？兩口無一舌。父父子子通身在罪過裏，究竟不知來處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逢人不得錯舉。」

舉：「趙州和尚行腳見二菴主，一人作丫角童，州問訊，二人殊不顧(看破了也)。來日早晨，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，分作三分(熟處難忘)。菴主將席子近前坐，丫角童亦將席子近前相對坐，亦不喚州(從前汗馬無人識，祇要重論蓋代功)，州乃亦將席子近前坐(將錯就錯)。丫角童目顧於州(少賣弄)，菴主云：『莫云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(過得荊棘林是好手)。』州云：『何不教詔這行者(殺人可怨，情理難容)？』菴主云：『他是人家男女(明破即不堪)。』州云：『洎合放過(險)。』丫角童便起，顧視菴主曰：『多口作麼？』從此入山不見(阿誰恁麼道)。」乃云：「終日喫飯，粒米未曾咬著，入山更不再出，面目轉覺可憎。」擊禪床云：「還見趙州麼？」

舉：「池州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，投子一日送茶與章，乃云：『森羅萬象總在裏許。』章遂潑卻，云：『森羅萬象在什麼處？』子云：『可惜一碗茶。』」師云：「好一碗茶，不合互添鹽醬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如今還有知滋味者麼？正好將來餧驢餧馬。」

舉：「寒山因趙州到天台，行次，見牛跡，山乃問：『上座還識牛麼？』州云：『不識。』山指牛跡云：『此是五百羅漢遊山。』州云：『既是羅漢，為甚麼作牛去？』山云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州呵呵大笑。山云：『笑作甚麼？』州云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山云：『這小廝兒宛有大人之作。』」師云：「五百羅漢向異類中頭出頭沒，拂跡跡生；寒山子於蒼天中更添冤苦，旁觀者哂。趙州雖有大人之作，究竟還同小兒。璣上座恁麼道，意在於何？」喝一喝。

舉：「天台豐干禪師因寒山子問：『古鏡未磨時如何炤燭？』干云：『冰壺無影像，猿猴探水月。』山云：『此是不炤燭也，更請道。』干云：『萬德不將來，教我道什麼？』寒山、拾得俱作禮而

退。」師云：「古鏡未磨時，十方法界接影連輝，說甚冰壺水月？古鏡已磨時，三世諸佛韜光匿跡，那許萬德將來？諸人要識寒山子麼？打破鏡來，與汝相見。」

舉：「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《法華經》，至〈藥王品〉云：『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如來。』於是悟法華三昧，獲旋陀羅尼，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。」師云：「旋陀羅三昧人人本自具足，終日於此三昧中承事恒沙諸佛，度脫無量眾生，覓其承事度脫之相了不可得，更說甚麼獲之與見？璣上座今日要問大眾：既是人人具足旋陀羅尼三昧，眾生及佛又從甚處得來？」乃呵呵大笑云：「當初秖道茅長短，燒了元來地不平。」

舉：「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，寺主問：『汝名拾得，因豐干拾得汝歸，汝畢竟名箇甚麼？姓箇甚麼？』拾得放下掃帚，叉手而立。主再問，拾得拈起掃帚，掃地而去。寒山椎胸云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拾得卻問：『汝作甚麼？』山云：『豈不見道：「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。」』二人乃作舞，笑哭而出。」師云：「兩個漢道箇姓名，猶自忘前失後，更說甚東家人死，西家助哀？直饒他換手椎胸，也是韓信臨朝底。」

舉：「寒山預知溈山來國清受戒，遂與拾得往松門接溈山。纔到，二人從路兩邊透出，作大虫吼三聲，溈山屹然無對。寒山云：『自從靈山一別，迄至於今，還相記麼？』溈山無對。拾得拈起拄杖云：『老兄喚者箇作什麼？』溈山又無對。寒山云：『休！休！不用問他，自從別後，已曾三生作國王來，總忘卻也。』」師云：「頹然尊貴，不無他三朝天子。若論拄杖子，則眼見如盲，口說如啞。寒山、拾得親從靈山來，秖呈得箇大虫伎倆。諸人早晚開單展缽，也須照顧渠好。」

舉：「僧問南泉：『父母未生時，鼻孔在什麼處？』泉云：『父母既生時，鼻孔在什麼處？』」師云：「父母未生，鼻孔觸著磕著；父母已生，鼻孔千里萬里。既是千里萬里，且道終日向甚處出氣？」

舉：「南泉巡堂次，牽一頭牛入堂，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，泉便休去。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。」師云：「大千沙界，煙草凄凄，不合堂奧中傷苗犯稼，俾諸坐不垂堂者入草出草，兩手將不盡拊背一下，捩轉鼻頭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舉：「龐居士賣漉籬，下橋喫撲，靈炤見，亦去爺邊倒上，曰：『你作甚麼？』炤曰：『見爺倒，某甲相扶。』士曰：『賴是無人見。』」師曰：「生本不生，死本不死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一個破砂盆，兩人共扶起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笑殺土地。」

舉：「東山儲和尚示眾云：『昔有僧問欽山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山云：「錦繡銀香囊，風吹滿路香。」巖頭聞得，令僧去云：「傳語十八子，好好事潘郎。」儲云：「欽山秖圖賣弄風流，不顧魂消夢斷；巖頭雖然憲章國法，爭奈罪不重科。」今日或有人問東山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但向道：「明知君不至，更上小樓頭。」顧左右云：「且道山僧恁麼告報，意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擊竹篦一下，云：「頻呼小玉元無事，秖要檀郎認得聲。」』」師云：「欽山、巖頭可謂難兄難弟，不合將祖父赫奕家聲一時變為風花雪月，雖則落落可觀，未免令見聞者心搖目眩。東山老漢只知應物現形，竟忘入泥入水。璣上座不惜眉毛，分明道破。」乃頌云：

「同條生也行藏別，騎聲蓋色何殊絕？折得花枝當酒籌，和雨和煙弄風月。點即不到，大巧若拙。驀拈拄杖，云：殘紅滿地無人掃，盡是行人眼中血。」

## 答同參

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：「師兄！世尊傳金縷袈裟外，別傳箇甚麼？」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諾。迦葉曰：「倒卻門前剎竿著。」乃頌云：

「門前剎竿，阿誰起倒？弟應兄呼，舌大口小。無數聲光藏不得，霜前雪後隨風掃。借問從上白拈，而今竊得多少？」

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，王行香次，作禮問曰：「承聞尊者親見佛來，是不？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：「會麼？」王曰：「不會。」者曰：「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，吾是時亦預其數。」乃頌云：

「白浪堆頭下一橈，九良不在洛陽橋。千紅萬紫傷春別，楊柳迎風舞細腰。」

又頌

「咄！還曾見佛也未，策起眉毛艮其背。三十二相印文彰，東土西天點畫碎。字經三寫，烏焉成馬。眼見如盲，口說如啞。者也之乎調不同，風從虎兮雲從龍。」

趙州和尚一日因僧辭行，州曰：「甚處去？」曰：「諸方學佛法去。」州豎起拂子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無佛處急走過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。」曰：「與麼則不去也。」州曰：「摘楊花！摘楊花！」乃頌云：

「不畫娥眉不點唇，朝雲暮雨示全身。風流只在抬眸下，莫向雨雲深處尋。」

大慧禪師偈曰：「真人十八界元空，三十一人同姓呂。分散游山各占山，三十一人又同處。」乃荅云：
「一塵纔起蔽晴空，奮怒那吒撲帝鐘，聲遍大千無覓處，眉毛厮結焰爐中。」

### 答禪者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

「楚王城畔水東流，倒嶽傾湫遍九州。家國一時淹沒盡，不知誰箇樂春秋。」
「楚王城畔水東流，一滴曾將四海收。分付煙波船上客，不須重下釣鰲鉤。」

### 答禪者秦時[車*度]轢鑽頌

「秦時[車*度]轢鑽，八面無邊畔，擬議犯鋒鋩，顧佇隔天漢。莫回頭，直下判，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。咦！休錯看。」以拄杖頓地，云：「嶮。」

### 鳥道

去去天涯任所之，莫將霞岫作雲[山*犀]。夜深月落千江冷，最苦蘆花雪覆時。

### 玄路

空劫迢迢絕去還，腳頭腳底鼓波瀾。百城煙水渾閒事，斗轉星移君自看。

### 展手

廓矣無為法帝堯，德音不必八音調。萬邦垂拱平章事，更有何人佩寶弨。

### 和東山元叟牛偈

捉得山雲當白牛，等閒騎出古皇州。無端又入荒苔裏，踏碎寒潭滿地秋。

## 題髑髏圖

箇是誰家兒，全身委荒草。面目太憎生，色聲何處討。五內悉洞然，萬有任潦倒。曾經歲月長，那知天地老。回面看，寒月皎，雪上加霜倩誰掃。

## 答友湘(有敘)

友湘居士昔與余同師先萬峰，得隨事解脫三昧。暨和尚主夫椒，復日親鑪韝。和尚以韜光故，肥遯東山。友湘不遠千里，攀蘿直入相見，無一言及人世，孜孜以乃事叩居士。有四郎，皆孝弟能文章，且復甘糲如飴，落落聲光，宛爾龐家風味。今秋季，郎榮祉始七齡，忽染疾，於百苦中猶能慰父母，作別諸兄，懇父誦《般若經》。誦畢，復乞持觀音名號，即隨聲而逝，其母若兄哭之慟。友湘請和尚法語，歸示存歿，尋源及派，以至於余。愧余智謝曼殊，不能重說偈言，闡至人微密，謹以本色住山語，用塞來命。唯得意忘言，不以巴歌方雪曲可也。

大哉生死場，行行解脫路。折旋俯仰間，華雨漫空澍。不用獅子吼，不作象王顧。百千三昧門，一時齊露布。金剛般若性，萬有如如具。懸崖撒手時，何必重分付。不從有相生，肯向無生住。父母非我親，乾坤一大寓。南詢五十三，大地無寸土。進步非近遙，迷隔山河固。毋坐涅槃城，毋滯白牛轅。乘御以風雷，卷舒莫回互。

寺中因重塑伽藍，處士以元身悉解散。和尚至，乃問左右云：「伽藍瞽？」荅云：「一合相不可得。」復頌曰：

「大功不宰，大音希聲。兩儀程範，萬有干城。匪土匪木，如玉如金。天曉不露，夜半正明。風不必疾，日不必新。干戈競作，坐致太平。粉骨碎身人不識，改頭換面太憎生。圖書出，黃河清，漏洩羲皇夢裏春。」

和尚一晚與眾話次，適裁衣者作禮，和尚問云：「袖頭打領、腋下抽腰則不問，如何是針鋒上事？」成衣者不能荅，代云：「今日長安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頌曰：

「袖頭打領，腋下抽腰。不藉尺子，豈用剪刀。針鋒上事，起鳳騰蛟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燒。凌跨佛祖，睥睨唐堯。雲行雨施，萬國來朝。長安人失命，一箭落雙鵰。」

## 鴈山道中懷和尚

若箇臨風一著先，杖邊還憶老南泉，一回飲水一回噎，泠煖深深只自憐。

## 萬峰藏和尚忌日

何處曾聞折竹聲，棒頭喝下示無生。滹沱源本溯流竭，有祖風規獨力行。直道馳驅多忤世，徽音孤操若為賡。風前賴有克家子，調別宮商集大成。
昔年此日告寂時，無聲三昧幾人知。今朝一字關重闢，顧鑒從教析髓皮。玄要主賓渾莫問，生前死後路多岐。翻思斷臂安心事，恩大難將頭腦施。
以時拈出阿師真，看得分明猶隔津。心月孤圓頂後相，靈光獨耀劫前春。八風起處全身現，一句當天群象賓。珍重參玄無上士，莫將家崇作家親。
今朝七月二十二，萬峰重演第一義，不得覷著眼何歸？擬欲聽時聲不在。十手所指秖者是，點著便轉休擬議，搏風捕影可憐生，旋乾轉坤露肘臂。看破文采未彰時，普化振鐸入闤闠。
昔人去時是今日，情與無情眼光失。雲愁霧慘草木枯，堪悲二五不成十。真人無位何所依，大音希聲誰取則。室中幸有瞎驢在，濟北家聲曾不墜。跨灶不必金剛圈，本分草料時吐出。昨夜臨風鳴一聲，四聖六凡齊失位。
禪如大海師量然，一滴打盡法千古。言下知歸大音寂，滿眼黃金如糞土。三年漫道眉毛結，千載誰撾塗毒鼓。道不孤起德有鄰，閒把虛空闕處補。

## 和尚阻錫吳門志懷

三千里外鼻相拄，翻轉面皮毒如虎。乘風不必肆予奪，揖讓無失主中主。玄路相逢達道人，雨雲交作風雷生。雲收雨散復天日，歸家同步不同行。起居不在深巖谷，知識追尋徒往復。不二門開家室現，四壁蕭然如我屋。開口語言一無味，沉思諦觀如不會。情忘言外旨難忘，何時復得沾霧霈。

## 懷隨侍諸兄

何處西風起，吹亂白雲閒。思遠心無住，情忘夢越山。泠眼同看月，憂深淚獨刪。霜飛驚木葉，水落澗潺湲。回首夜色倦，多是路間關。

## 乙酉秋松關夜坐因念故鄉伯仲口占短偈聊致遠懷

同聲別調時幾何，夢裏惺惺事憂喜。丹丘海陵天一方，水濕地堅無彼此。逝者如斯莫可追，素位而行猶可止。劫火洞然空不燒，陵谷變遷義不徙。嘯月耕雲活計賒，從來大道平如砥。行行莫訝乾坤窄，伯陽元是柱下史。

## 睡起

故國家山問白雲，無陰陽地孰耕耘。幾回夢裏論情思，話到傷心不忍聞。

## 關中

心空境自靜，何事入雲關？為愛黑甜好，不惜白頭閒。風前鑒定水，絕處問愚山。秋聲今夕作，春色幾時還？爾聽風雷動，我抱石頭頑。

## 丁亥春日

夢回歸路滑，倚杖復逡巡。地僻疑非世，巖寒遲見春。只知身是幻，那識法為親。家室今何在，他山有故人。

## 和尚遠惠直裰呈謝

昔普化將示滅，乃入市謂人曰：「乞我一箇直裰。」人或與披襖或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鐸而去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，化笑曰：「臨濟廝兒饒舌。」便受之。璣木龕已就，時至即行，並不振鐸，亦不緣化。日日是好日，三界十方無有不是放身命處，不自擎棺而殼漏子終不怕爛，卻何煩和尚於千里外遺我直裰？因書短偈以見意，非敢云志古也。

國清濟北家風別，普化璣僧鼻孔同，莫訝渠儂貧徹骨，秖緣活計雨雲中。
慶喜風規素所欽，命承還復自沉吟。茹荼飲水慚源本，誰道能銷升斗金。
憂道憂貧兩不禁，沒絃琴上有知音。惡衣惡食敢云恥，忘法忘人愧影衾。
青州衫子人人具，何事臨機費剪裁。莫謂秋來不堪著，雲移風動自徘徊。
與奪繇來濟上風，星馳電掣許誰同？一珍在眼千光蔽，漫道重論蓋代功。

## 食楊梅兼致明靜二兄(有敘)

久處深山，凡薦新之品俱莫能得，閒有之，絕非人間物也。偶別峰檀者供楊梅，見之愴然，因憶清素先師寂後久不食之語，復念明、靜兩兄乍離故山，以時思之，不無悲感。由是續偈，以識千古如一日也。
先師寂後久不食，觸情舉目空相憶，苦辣甘酸只自知，小子敢曰懷刑德？老去翻思濟北言，欲求一頓何可得？別峰忽見不思議，眉毛剔起眼光黑，拈一放一非好手，破有破空何得失？儂家兄弟嚼著不，齒邊畢竟承誰力？趙州昔日見南泉，秖道鎮州出蘿蔔。

## 謝華嚴禮主(有敘)

連年兵荒相仍，不得其死者，不可勝紀。和尚痛心疾首，已非朝夕。嘗言：「諸供養中，法供養最；諸波羅蜜中，無相施為最。」欲罄衣缽之貲，作普利法施，途次未遑。丁亥夏，始獲還山。孟秋朔，將酬前志，爰有智悲大士二十四人，曲體至意，暫憩參承，轉雜華脩多羅。二八寅夕，以中元自恣日告完，演揚瑜伽法事。司事者以己孝思及人之父母，乃索璣先亡名，設位薦祀。璣聞之，潸然悲感，嗚咽而言曰：「和尚甫自發心，三有七趣，蒙益無量矣，何待今日於紙墨上方沾法施乎？且大眾父母原有方廣之位，余父母生承和尚無上之教，今日必隨眾同得解脫，毋煩特地。」然大眾安位周旋，亦見事亡如存之意。璣一關相限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也。因占短偈以謝。
「嘗聞直心是道場，有大經卷一塵內。彈指破塵出經卷，偏圓半滿離文字。森羅萬象熾然說，晝夜百八不思議。天人群生悉蒙益，離心意識觀光義。經行宴坐莫安排，無位之位絕向背。親親

仁民君子心，一珍在眼千光蔽。同塵和光任卷舒，漫云理極忘情謂。」

### 萬峰藏和尚忌日燒香頌

一聲囚地風雷起，大地山河悉仰止，出頭天外覓知音，三段不同入泥水。從前知己反為讎，擲劍揮空截眾流，魚龍驚悸星斗寒，相將撥火覓浮漚。浮漚生滅曾無定，打破虛空申一問，何緣得到與麼地？歸家教子發其憤。丙丁離王家風別，意不在言忙吐舌，儂家廓矣事無為，此義幽深不能說。

### 暴書

經史非吾事，聖賢吾所師。開卷見風骨，竟日亡寒饑。雖未獲朝夕，時或一思維。思之不能已，魂夢相箴規。覺來觀動靜，容止知為誰。今朝對天日，草木生光輝。乃知千古下，莫能掩神羲。如何讀誦者，規規挹言辭。男兒百骸具，五體職高卑。苟不政作止，肝肺復何為。作止人各異，心地詎險夷。未能齊得失，形影相參差。翻思悠悠日，觸目興感悲。賴有至人近，況復文獻齊。吾道如未喪，光復應在茲。

### 偶偈

明月連車載，清風平斗量。價直渾莫問，只要同肝腸。肝腸誰不同？他山米有蟲。等閒輕嚼著，痛絕亂雲峰。江漢從君吐，珍重齊變魯。寄語李將軍，浣盆何似虎？

### 因風吹火

國清門下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著頌時因甚尚有袖手旁觀者？既曰大家在者裏，粥飯頭得力，似不宜放過。璣黨理不黨親，想同病者或不深訝，病中不能隨分納些子。因風吹火書二偈，用博和尚雨窗一笑。

初三十六人中雄，熨斗煎茶銚不同。氏族姓名齊露布，賺他寒拾舞春風。

昆弟十一人，四兄采蓮去。夜深不見歸，怒把虛空茹。笊籬木杓盡徬徨，井索錢索欲斷腸。教外別傳無處著，豐干何地覓行藏。

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。說箇直提向上，已是拖泥帶水了也，那堪隨波逐浪，於水上插紅旗邪？第以水不洗水、金不博金，若不一口吸盡西江，而魚龍鯨鯤，以至螄螺蚌蛤，那知通身都在水裏？從上先德得這一滴子，便能隨地興波，俾三有七趣，十目所視、十手所指，而瞠目不見底，飲者不從口入，等閒平地摝魚蝦，海若龍神，亦不敢正眼覷著。是以滹沱一脈，流長傳遠者，以其有源本也。然雖如是，曹溪波浪如相似，無限行人被陸沉。故我和尚雖承其派，而直揭其源，從上珍惜，一齊掃盡，同門出入，起倒相隨者三十年，覓住處了不可得。勢不獲已，垂一言半句，如以神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也。雖清波無透路，一切聖凡生物，無不睹影生慚。璣以抱病關中，不得時聆法誨，每獲一言一字，喜不自勝，必和之以沙石塵土，非敢以蠡測海，玷亂清規，欲使濯纓濯足者知所取也。雖於造物者得潛神化，而孺子之歌成故事矣。因系之以偈。

放出波羅提木叉，臨風打鼓弄琵琶，謾言古曲無音韻，珍重門前鱉鼻蛇。
幾度風前獨掌鳴，生緣佛手寂無聲。而今驢腳疲筋力，臥看東山水上行。

地頌

一塵起，大千收。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浮。示平等以化育，道廣博以踐蹂。淨穢無染，夷險自由。居卑處厚，穹蒼是儔。

水頌

逝者如斯，隨歲月流。濯纓濯足，自取之尤。無涯至澤，匪器莫酬。平高就下，玩彼浮漚。

火頌

乘風出，帶雨息。事有必行之威，國有不犯之敕。處闇室而愈輝，臨歲寒而增色。爍功德林，成法喜食。育德含光，不資餘力。

### 風頌

總造化功，布陽春德，出沒卷舒，騎聲蓋色。摧花柳容，成草木實，飄蕩乾坤，纖塵不立。

### 偶偈

君子不器，宗廟以器。簠簋瑚璉，各事其事。至矣上天，無為而治。雨露以滋，霜雪以被。嗟爾匪材，莫之所制。俯仰乾坤，巖谷是寄。
家在萬山中，人行百花裏。我惜未開時，彼愧無知己。無何風雨作，紛紛逐流水。水流去不還，花落何所止。寄語老瞿曇，珍重拈花旨。

### 石門

迥出千峰外，凌風曉夜開。何事無人到，空餘雲去來。

### 琴溪

顧鑑寒心骨，源從何處生。根清塵自遠，不必事佳聲。

### 水磨

誰別宮商調，臨風作梵音。一心同木石，沒齒示無生。

### 水碓

徇器投機事，盤空踞地時。居深流自遠，任運在無私。

### 戊子春日

山中無曆聽花開，昨夜巖梅帶雪回。為問東風何地發，長安曾謁主人來。

## 問燈

熱中何所發，隨地破無明。日下猶慚德，風前絕謂情。孤輝不自許，寂照若同聲。千古付短夢，子其待長庚。

## 燈答

日月麗天宇，明德八極周。亡何罹薄蝕，家國魑魅遊。昏衢不忍見，終夜惟百憂。翻然忘孤潔，分身事膏油。所慮賦性烈，未能隨世流。何時天日復，與子歸林丘。

## 屋漏

野人何德自天祐，劍刃上事俱濕透。入泥入水思古人，打風打雨忘昏晝。枕簟恥我澹知遇，乘流幾欲飛騰去。床頭賴有舊浣盆，依依寤寐蒙霜露。夢回眼底月三更，映物舒光絕謂情。不知天地為何物，但見銀河星斗橫。目前何地不堪耕，遊子毋勞甓作鐺。擘浪魚龍休滯水，萬方此日企昇平。

## 無路山

戊子夏五，和尚命諸兄登無路山，某以力不從心，願有待也。復承慈訓，愛之能無勞乎？乃憤然勉曰：「父命呼，唯而不諾，敢不自愛乎？」即理杖笠，馮風而上，孤危險滑，欲罷不能，非過來人，難為告語。氣息未定，忽怪鳥異獸，騰飛而至，毒惡之狀，無以為喻。諦視思維，雖情想有異，非三毒盛者，不墮是類。乃嚴整威儀，一以慈心攝諭。久之，毒惡潛消，馴若室家雞犬，麾之即去，招之即來，物無異心者，不能為害。嗟乎！嘗觀和尚之慈，誠所謂生知安行者，時復恐其傷慈也。某未懷跂及，或抑日月至焉而已矣。臨風思之，益深慚汗。復前行，至一嶄巖，巖口有一小逕，款步而入，絲竹逆耳，蘭麝襲人，有若秦楚宮室，幻化之境，不可勝紀。俄頃，陰雲下發，燐火上騰，寒毛卓豎，不必夢中石女。某亦不施本分草料，略振陽明之氣，而風境索然。逶迤前行，直躋絕頂，四顧滄桑人物，彌切風濤之感。正仰止間，山靈出迎，幽懷雅意，溢於形神之表，其晦育之氣，正未可以涯際也。某亦不惜眉毛，或隨機啟發焉。因知勞謙不深者，何以事高尚？忍力不厚者，難為樂歲寒。乃若調御異類，攝化魔外，具智悲者，皆可為也。時杖履告倦，思以寢息，迴顧一

空處，即我起居室也。方山曰：「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移於當念，直影響邊事耳。」
誰道此山無路行，杖頭鳥道草不生。十方通貫雲交互，男耕女桑高下平。十八解上家聲舊，背觸俱非活計新。一舉四十九化境，左來右去風泠泠。更有一回堪笑處，李陵元是漢朝臣。
何處無知子，來此無路山。多見冒險者，十征九不還。終年冰雪積，一道虎蛇環。獅猊踞地吼，猿鳥傲天頑。魔乘風化物，鬼逐影承顏。易為御險惡，何以攝陰奸。更有孤危處，智力莫能攀。苟非達起伏，殞命須臾間。固為泡幻質，應思亭育艱。行矣勿多慮，夢破境元閒。秉爾直心劍，斬取無上關。
仰承高厚擅煙霞，秋事松風春事花。開鑿昔年慚禹力，通方此日聽浮槎。鶴歸夜破唐虞夢，雲出時留巢許家。牧子幾回迷去處，臨風徙倚暗吁嗟。
祇在見聞間，登臨不等閒。情生玄路斷，本達天真還。但有風堪繫，而無門可關。夜來何處火，燒得石斑斕。夢中雲月任閒忙，雨過猶憐雪上霜。百草頭邊開隻眼，風前步步不尋常。
無勞事典墳，非色見聲聞。曉起牛兒放，行行入亂雲。此山外何物，我生莫之適。少小大依怙，忘年覷破壁。頑癡何所為，食飽弄雲石。雲石性幽閒，因之久莫逆。時或一咀味，雲淡石多骨。猿鳥學我為，舌大口門窄。

## 問無路山

咄哉沒意智，孤高何所為。泉石終年味，煙霞那日離。群動尚開化，一身徒委蛇。匠師獲材質，堂廟可支特。草木時剪伐，而後發生機。如何要津斷，斤斧莫能施。

## 無路山荅

奕世恥浮名，禍嬰泉石癖。家無升斗糧，座滿煙霞客。智識久離別，語默非干舌。身貧草木同，任重馳驅拙。多因質魯頑，豈謂事孤絕。寄言有力人，隨方任開闢。

## 看雲

病中神思倦怠，瞌睡太無厭生，食後與雲物為伍，周旋款曲，意不盡言。第觀其去留無礙之際，氣若輕浮，應物和光之中，意多高尚，口占短偈以勗。此蓋一時未能忘情之語，工拙總未暇計。

山居朋舊遠，惟子日相親。去住勿多念，始終惟一心。宜堅深邁志，無挹高尚名。市朝休踐跡，鸞鶴可俱行。夷險道為任，饑寒未是貧。靜觀元化理，多從絕處生。行藏匪思議，出處自天真。孤蹤欲相襲，乘風緩半程。

### 題豐干居

乘虎何方去，風高草木閒。耳中雙澗水，眼底幾重山。饒舌有多許，松門尚未關。

### 最後語

師三日前焚香書偈，請和尚禮辭，以次訣別，至期泊然而逝。

### 禮辭和尚

憶昔得見時，時在風塵裏。慧劍笑談施，斷盡生佛理。回首宇宙寬，行行覓知己。相從十四年，如印印空水。空水有文章，瞠目不見底。點畫無定法，觸處旋嵐起。明朝欲歸去，意不在桑梓。拜手話別離，無一言舉似。

### 別穹窿老師

三年已前曾露布，而今更不重指注。穹窿日冷石梁危，杖頭腳底無回互。

### 得戒諸阿闍黎

三心已盡羯磨日，一字難忘教授時。證得淨空成底事，草鞋夢裏白雲遲。

### 印明師

七年法愛異尋常，一句傾心未敢忘。斯道不分年長少，惟君直下析神光。

### 同門諸昆弟

末後一句，凡聖罔通，說到行到，彷彿不同。今朝如說而行去，知己無勞憾曉風。

明兄

臨岐把手與誰同，調別塤篪笑語中。心眼聲光不足惜，知音遐邇自同風。

元兄

得生一里地，而無時與俱。同師十四載，相對語默愚。時或承辭句，謙愛益慚吁。想於鑊頭下，箇事未荒蕪。我行勿多念，其念師法孤。

示看病者

此中無人到，到者莫能住。自來幾日間，寒毛曾卓豎。不惜無舌口，不辭無臂手。觸著與磕著，痛癢今何有。

遺家兄弟

一聲囫地本無生，三際踏翻何日死？無端石虎夜嘶風，驚殺寒鴉八九子。

臨濟萬峰國清三大師共幀贊

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一點不來敗闕處，莫言放過。黃檗會裏，何棒打不回。折竹聲中，乃痛徹骨髓。千古一日同心處，不必符節。箭鋒相直，他家自有兒孫。臨風伐塗毒鼓，六凡四聖，不死者幾希矣。吹毛用了急須磨，無乃區區乎。嘻，誰家漆桶不快，勞他玄要主賓。

天童悟和尚真讚

禹門躍出，拈得口兮失卻鼻，為雲為雨不惜眉毛，驅雷掣電氣吞宇宙，俾海內獅猊麟象升堂入室，而自我作祖若固有之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芒鞋杖笠不事人情，破家散宅絕處逢生，坐致太白峰，百廢並舉、萬化從新，聖凡生物悉入鑪韝中，斯皆師之緒餘耳，未足

云述。至於予奪炤用而喜怒不嘗，父子主賓而同途異轍，具眼者不妨疑著。
昔年普化，邈得師真，一回拈出一回新。天童門下，棒下傳神，龍象蹴踏，夢裏惺惺。同床各夢者，夢破後神今何在？開眼尿床者，枕子落拂跡跡生。漫言達本忘情，尊貴還渠上大人。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觸著磕著，如塗毒鼓聲。書曰：「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。」荷斯道者，須知後世有董狐之僧。

## 萬峰藏和尚真讚(二)

何地特出斯人，俾造物者辟易。人人道渠攀躋無路，殊不知未語前，開口見膽，屈體伸志，狼籍幾許眉光。道大難容天下，操戈相待孤輝。心月影，現千江，魚龍顧影生徬徨。今朝月隱千江黑，舟人漁子空悲憶。僧繇智竭盡難成，萬有徒分百億身。
正令當行，青天也須喫棒；點著便轉，把住風雷供狀。放去雲峰千萬重，拈來只在毫端上；殷勤分付黑撈波，無人處斫額相望。

## 國清儲和尚真讚(兩序請)

斯何人兮？或現全身，或示半身，撓之不濁，澄之不清，無乃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乎？移風易俗，繪事後素乎？何望之而冷光寒骨，即之如坐春風中；遠之乃寤寐未懷，近之如登千仞峰？嘻！我知之矣。兒孫得力，室內閒閒，更說甚棒頭有眼，言中有響，清而容物乎？
又(祥符監院請)
看到父母未生前，有似一人，第眼中無骨，仰視五內，而胸中無物，嘻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開口落筆，如愚若訥，遺身為物，出入於無何有之鄉，以法為命，直造乎不可知之地，一見更不再見，中心藏之，晝夜豈止一百八。咦，如標月指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。
又(能仁監院請)
驀箚相逢，已見全身出現。鼻頭捩轉，浩然之氣。若為保調，直饒呼為雷、吸為雨，襲襲清風動寰宇。我要問渠，五蘊十八界生處。道得生處分明，一舉四十九侍者，尚宜朝夕。
又(通州大悲院請)
袖手看雲，風高絕粼。三千里外，有個知音。還鄉一曲，調別宮商。明日大悲，院裏有齋。普化昔年露布，叩關擊節者，惜取眉毛。

又(峻明淵寺請半身)
出頭天外，固有同人，第兩口一無舌，腳跟下事，吾無間然矣。然雲月是同，溪山各異，而步武者其為誰乎？昔楊岐領石霜之旨，乃道遍天下，普化邈寶，積真而風化千古。傳曰：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為者亦若是。」
又(化士請)
籍沒柱下史，捉敗西來子。睹史陀天夢白椎，簸箕口門斷一齒，四體不禁，松濤怒起。裂破馬師圓相，塗汙玄沙白紙。老大無依東復西，食飽聽閒人說鬼。
曰傳佛祖心印，何元字腳也無？驀地被人箚著，隨風者也之乎。達磨當年不識，絕倒東壁葫蘆。穎生直不藏曲，漫云莫我知也夫。

## 自贊

三十年前，五欲八風裏頭出頭沒，略較些子，第不知自己是阿誰？三十年後，銀山鐵壁處觸著磕著，太郎當生，又不知佛祖為何物？知他向甚處打失鼻孔？時時於虛空中點胸點肋。謂伊富也，則一室蕭然，通身赤骨律地；謂伊貧也，而隨地稱尊，白手揮金如土。難矣哉！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直是病入膏肓，攢簇不得。無上醫王作死馬醫，猶自高臥北窗，掉頭不顧。嗟乎！父母唯其疾之憂，吾不知將何以自解？

## 銘缽

持空而出，危滿而回，心華碩果，唯爾培哉。

## 銘衣

裁制有從，卷舒自我。坐臥經行，履冰蹈火。

## 銘具

踏毘盧頂，以心地平，大千沙界，起自一塵。

## 銘錫

品利物類，以剛以柔，出彼智頂，與塵勞儔。

### 銘几

立身不屈，持滿不溢。足下無私，升堂入室。

### 銘竹

節操其風，空洞其內。粉骨碎身，清白不墜。

### 銘筆

彼恃其鋒，爾秉其直。龍兮蛇兮，是誰取則。

### 銘履

玄路鳥道，實踐躬行。一失其步，草木成兵。

### 雜偈(八首)

自入東山門，不識西山路。行行求比鄰，手足莫之措。
山近秋來早，居深日照遲。孰云天地別，端的我如斯。
昨日紅塵中，今朝白雲裏。紅塵與白雲，紛紛何所起。
家在白雲裏，不見青雲客。昨夜鶴歸來，報道寒泉碧。
我有青州衫，威音那時作。為舞春風多，秋來不堪著。
此生何所有，病懶日為儔。青州衫子破，歲晚莫之修。
涉彼曹谿源，濯彼曹谿水。寄語曹谿人，莫向曹谿止。
生身貧病裏，復履饑荒年。可憐禪悅味，零落草鞋邊。

### 雪中法喜

己卯春，和尚還里，修摩耶忉利故事，某時得預隨侍之列。舟次七樹村，風雨疾作，櫂不能前，因憩於古廟中。四壁蕭瑟，惟草龕朽榻而已。寢時，和尚據榻，余輩就龕，古白、儀伯兩兄先我而處焉。亡何，狂雪倍作，兩兄聲容斂寂，呼之不應，撼之不移。余訝曰：「入寂滅定耶？入無聲三昧耶？厭離形器，就無生耶？果爾，當如法火化。」兩兄曰：「火則任火，出則不出。」余即事生如死，珍重而火之。舉畢，有讓余者曰：「學道人固不以生死動心，然從上先德莫不以生死為極則事，作俑無後儒亦譏之。子斯之作，殆無過歟？」余唯唯否否。衲僧家既達本地風

光，觀一切聖凡，無一不於如幻三昧中起居食息，出生入死。今兩兄於如幻三昧中瞌睡未醒，余以如幻之法冷處著火，正欲明吾子之如幻三昧耳。嘗讀古僧史，見死心新和尚謝院事，退居靖安琚公席下，日相與禪悅為樂。琚一日命死心侍者惠方述文以祭之，死心危坐一榻，神觀自若，緇素環侍，而其文光明璀燦，字字發揮。乃事後羅湖云：「死心生平呵佛罵祖，氣蓋諸方，叢林目為新孟八。及退藏於密，則自處固不輕矣，而於師弟之間，乃為兒戲事，又烏可以常情測度哉？」余雖不敏，亦未敢多讓，曰：「子能自火乎？」余謹拜命而自火之。恐持名記相者，復於名上著到，名亦火之；逐影之流，又於影上著到，影亦火之。祇如身心名影，一時火卻，且道這箇又從甚處得來？具眼者試請辨看。

### 為古兄下火

「混沌未分，冰清玉潔。乾坤有象，面目可憎。三承印記於瑞光，十棒知歸於椒嶺。師兄既然滿口含霜，小弟敢不陽春白雪。」擲火炬云：「一聲羌笛離亭晚，君向瀟湘我向秦。」

### 為儀兄下火

呈起火炬，云：「咄！惺惺著，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，恁麼不恁麼總不得。」以火炬打圓相，云：「不是溈山小釋迦，何如臨濟白拈賊？」擲下火炬，云：「可憐不足惜。」

### 自火

「四大無我，五蘊本空，根塵器界，如幻泡影，三身四智，從甚處出生？生既無生，滅云何滅？曠劫至今，於無生滅中關空鎖夢，今朝夢破空亡，直得盡十方界烈燄彌天，三世諸佛不惜眉毛，於中頭出頭沒。」乃舉火炬云：「畢竟這箇在十方界內？十方界外？若在十方界內，則火不自燒；在十方界外，則火外無火。」投火炬云：「滿口道不盡，分身兩處看。」

### 火名

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；一箭墮地，天下黯黑。同生也，冰凌上行，劍刃上走；同死也，東家作驢，西家作馬。祇如同生不同死時

又作麼生？」擲下火炬，云：「霜天月落夜將半，誰共澄潭炤影寒？」

## 火影

呈起火炬，云：「見麼？描也描不成，畫也畫不就。」以火炬作此[※-((罒-匕)-凶)+〇]，云：「相隨來也，惟我用光。行者生而敏捷，不局一隅。無論六道三塗，隨身化道；不拘山川草木，應物現形。或我起而他倒，或他立而我坐。有時小中現大，則鬼面神頭；有時大中現小，則旁通一線。有時入泥入水，覿面相呈；有時戴月乘風，透關越渡。青天白日處，全身出現；黑風暴雨時，佛祖難窺。雖然炤用齊行，未免依他作解。今朝人法雙忘，轉見無明忒煞。便恁麼去，恐成斷絕。畢竟作麼生？」擲下火炬，云：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。」

## 因事十六問(有敘)

香嚴菴主，不知承誰家法，一向隱形露體，以嘗住物歸衣缽下。凡立業成家者，無不望風避地，日積月累，雖不能四海一家，而腳跟下已饒餘地。居無何，而客作者致賊來家，香積之資，一時盜去。同人欲追捕，乃慰曰：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，復何憾焉？」病僧聞之，書十六問以博笑，如大海不讓細流，幸一一答我，俾志於道者，因指見月，不致認賊作子，是所願望。

嘗聞禍不入謹家之門，主人藏室，深固幽遠，客作賤人，如何得見？

衲僧家如一團火燄相似，等閒觸著便燒，一切聖凡生物無箇趨泊處，賊子作麼生入？

三千里外見淆訛，猶是接引之辭，同門出入者，因甚端倪莫辨？

古德道：「暫時不在，如同死人。」因甚經行宴息，嘗在其中者，衣缽下物，賊偷不覺。

又道：「識得不為冤。」六賊起處，寤寐昭然，因甚養命之源，都被斷卻？

聲和響順，形直影端。主人公心言俱直，曠劫至今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，因甚客作者勾賊破家？

賊不打貧兒家赤骨，律地衲僧因甚著賊？

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步步踏佛階梯者，因甚家親作祟？

窮子舍父逃逝，不顧家寶；六賊詐現親附，斷道抄掠。溯流窮源，何緣得到與麼地？

真正學道人，三世諸佛覓起處了不可得，穿窬之徒向甚處著眼？
驅耕夫之牛，奪饑人之食，乃衲僧家尋常步履，因甚食到口邊，被人奪卻？
靈鋒在握，殺活臨時。見之不取，思之千里。普州人夜半放烏雞，因甚當面蹉過？
瑞巖，香嚴所居，密邇惺惺石上，滿口含霜，主人公聲聲應諾。他時後日則且置，即今因甚受人謾？
近有五六賊子，時時逐境乘風，盜人家寶，亦能露體隱形，應機接物。病僧若據令而行，一個個教渠口挂壁上。如今不識好惡者多，且自坐觀成敗。香嚴既有不欺之力，因甚當斷不斷？
家無小使，不成君子。奴兒婢子，畢竟少不得。往往致賊來家，則情理難容。若不翻轉面皮，如何得家國安寧去？
十八界賊，出沒無時。去後來先者，鑊湯無冷處。有國有家者，眉毛鼻孔不足惜。草鞋拄杖邊，不得草草。

## 復口占二偈

客是何人主是誰？尿床開眼足堪悲。香嚴略自較些子，逐出家親使賊兒。
病叟自言解忌口，問端十六從何有。東君化母若知音，萬象森羅須倒走。

## 請負舂充磨疏

伏以曹溪派衍，淵淵於無住而生；東山道振，步步從石頭路滑。百丈衍大義而開田，不作不食；雪峰擇法眼於菜葉，亙古亙今。歷觀從上先德，未有不從眾藝門而一飽忘百饑、不事事而流長傳遠者。雖至尊在日，未免馬麥終朝；金粟載來，猶然請飯香積。信乎！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矣。惟我和尚竭四體之勤、秉單傳之令，不插標建剎，寶所隨身；不運钁揮斤，平田遍野。粟棘蓬，深味飽餐，不容口入；銕酸餡，橫拈倒把，下手無從。大矣哉！一雨普滋；奈之何？根苗有異。某等既不克振家聲，奚復坐觀成敗？有五人焉，同心協力，舍其揖讓，追盧老之風；忘爾勞謙，理演師之調。毋煩擊三下，碓嘴生花；敢辭旋一匝，通身汗出。寶惜放下，謹披下載清風；葉落歸根，敬啟來時無口。敢冀和尚垂山海之容、鑑芻蕘之懇，或作金牛飯普濟十方、或為雲門餅和盤托出，俾人間天上無饑餒之憂、佛國魔宮誦飽餐之德。若夫施者不名福田、供者墮三惡道，離清淨法、不到彼岸，隨業受報，復何辭焉？

## 古頌選小序

癸未春王，以沈酣病廢，扶風曳杖，循乞人間聖制，時因館於東甌之日新寺。寺近城隍，而青山在目，流水遶戶，古木蔽日，幽鳥近人，宛爾山林風味。主者亦雅澹，且多經傳，長夏無事，杖履蕭然。瞌睡之餘，日讀古僧史一二則，以為茗碗藥罏，其機緣偈頌多有未睹聞者。每開卷，無問佛祖魔外、酖毒醍醐，凡爽心快口，能醉人、能醒人、能奪人目光、能墮人意解者，輒為點額。無何，西風落木，萬戶擣衣，霜雪零離，破衲不禁夜冷。因思山中水牯牛、地罏邊頭角何似？復顧臂長袂短，何以展水草之私？用命管摭點額者若干則，用作還山時異鄉物色。嘻！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知我罪我，我何辭焉？惟隻眼具者，不於水中見月，則盆盎池沼覿面全提，林野城寰孤輝洞耀，何必窮四海水、周大千界而後為得也？雖然，若遇卒風暴雨時，更宜珍重腳下。

## 讀松門軼草

嘗聞古之為人臣子者，祇知有君父，不知有己身。夙興夜寐，惟慮君父之德教不章，化被不廣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，喜而不昧；聞一過則曉夜憂惶，以思幾諫。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雖至殺身去國，唯念己之忠誠未盡，不能格君心之非，曾不以過咎歸之君父也。其耿耿之衷，不求聞達於人，自千古不滅。蓋人之經常為易，處變為難。是以大虞之事父母，柳甯之經邦國，孔孟之中心悅而誠服者，以其處變之不異也。使於盛明之世，國有聖君良佐，家有賢父兄，雖中下之士，皆可勉之為忠孝，以經嘗之易也。故曰：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，時難乃見君子之用心也。」乙酉夏四月，和尚以父命出山，途驚國變。其間蹈白刃，冒霜雪，艱危險阻，無入而不自得者，不可勝紀。若乃皇皇焉以君國為憂、道法為任，視天下如一家、觀萬有如一體，以致身命之所不惜、孝義之所惓惓者，自有呵護者冥識，豈小子所能述哉？歲二周，旋錫還山，相對於邑，不能成語，欷歔慨息，仍以君國道法為言，無一言及他事。次日，侍者堅公以松門軼草及白華諸頌見示，病不能閱。旬日後，扶病展讀，卷未終口，而悲感交切。嗟乎！為人子弟者，不能分憂任事，拾遺補過，以顯父師之德，雖生猶罔生也。然道人行藏，形同幻出，心如太虛，舌頭不出口而言滿天下，腳跟不點地而身遍十方，何得失毀譽之高下乎？第使後之學者，見勺水而知有全潮，亦吾輩存心之一端也，抑亦萬行中攝化之一事也。不惟使流蕩忘返者知有源本，亦使唯我獨尊者有所矜式。如其人人說取所行，

行取所說，何慮吾道之不光大乎？某以抱病關中，不預隨侍之列，因書即事之梗概爾。

## 書問

### 和尚出山上書(共十一則自乙酉出山，錢塘絕渡，皆間道上者)

璣合十百拜方丈和尚足下。自杖履出山，陰雨逾月，而境風飄忽，聞問千殊。山中人瞻雲望日，寢食徬徨。和尚業在其中，無入而不自得。然不借草鞋者，得無苦其沾濡乎？即日大地如炙，法身尤宜珍重。雖曰孝名為戒，四大無我意者，涉險登危，亦非所以慰二大人之至意也。承和尚之蔭，台中二麥皆稔，二禾亦見有秋。璣無日不病，飲食無日不進，饅頭餽子不以筋骨為能，亦自消得。去此別後，差足慰和尚垂念者。言不達意，伏惟以時珍育，無任依切。(乙酉夏寄玄墓)

伏承慈蔭，山中一眾如宜，祇以不識起居何似，昕夕拳拳。某上人者，視身如幻，以孝為先，作意已非一日，義不可止，特申禮覲。璣等亦以上人舉止誠慎、戒行俱優，再拜而送。璣耽於自守，錫行有失隨侍，每至雲生風動，不啻焚如。然夢中憂喜，生滅何從？以醒眼觀，足發一笑。惟和尚為法為生，順時珍攝。(冬寄祥符)

伏枕違慈，俯仰已三百日，陽燄陰霾，曉夕百變，杳不得法音。某回，恍如夢寐，禮審起居，伏讀法語，及聞尊大人棄世，感傷萬狀，欲罷不能。和尚為親出山，未得一見，終天之痛，豈止一人？嗟乎！人各有父，幸無以一人之父哀毀過禮，而不顧萬有之父。仰冀垂慈，勉為保愛。隨侍諸兄此行，計有大進益。處深山窮谷中，冷坐億劫，不如冰凌劍刃上，履踐一朝。語云：不遇槃根錯節，何以別利器？璣同業別報，不預斯會，有生闕陷事也。何時復見慈顏？一叩諸侍兄草鞋邊事。(丙戌春寄通州)

正月中某行，曾有書附，冀慰和尚哀戚於萬一。又以道途修阻，未果上達，遂使中心之藏，鬱而不展。自後計日計程，企望錦錫。奈何波闊煙深，聞問不一。山中一眾，曉夜憂惶，不安坐臥。某至，知悲力周應而佳健，始解憂惑，仍知尊大人柩已如法安厝。此固未足舒和尚孝誠，然於無佛處稱尊者，亦自開化不少矣。未密脩摩耶忉利故事，大慈聖母能厭於懷耶？轉身一句，世尊昔日通身是口，九旬始得瞥地，和尚寧無過之？又聞因行掉臂，江淮四眾受益良深。雖屬因緣時節，誠知和尚愍於不得已也。及某回，備述途中風境，究不知和尚及諸侍兄安居何所？暑中寢膳何似？言外之旨，深究力行者，緇素中復得幾人？瞻往視來，甚切懷慮。今者西風落

木，四海知秋，伏冀以時飛錫。璣仲春初夏間，舊病時作，眠食俱損，似不能待覲慈顏矣。五月至今，隱而不發，或有遲遲之意乎？總之，泡幻之質，而時會若此，逆順縱橫，一聽風雲之便。和尚幸無致慈念，唯冀痛念從上慧命，若時珍攝，以副群生之望，是所切禱。(丙戌春同寄)

承手命，知牯牛水草如常，蹄角不異小牛兒，夢裏惺惺，喜而不寐，所遺憂者，猶隔津也。如云靠倒扶起，遇賤即貴，遇貴即賤，死中有活，活中有死，如人飲水，冷煖自知，同鼻孔者不多得。孔子有言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今人學立適道，風恬浪靜時，尚多倚門傍戶，所以適權處變，非執一不通，則隨風上下矣。蓋為不識鉤頭輕重，故疑權之不定也。故曰：「陽春白雪，和者應希。」矧巴歌競作之時，而引商刻羽，雜以流徵，同聲者固宜寡矣。老牧翁雖云一向沒頭腦，然曳耙牽犁，畢竟索頭在阿誰手裏？谿西谿東，何往而非牧地？但得口邊新新無住，足下步步無私，析髓分皮，亦不足惜。若夫隨分納些些，所謂醍醐毒藥，一道而行，殺人活人，間不容髮，司牧者極宜珍慎。大家相聚喫莖蘘，何日得遂？萬一將錯就錯，亂雲堆裏買菜作蘘，縱饒生處生生不已、熟處匙挑不上，似不宜於今日衰病之質打瞌睡，尚自忘前失後，第一義、第二念何暇計也？是以和尚出山二載，南鴻北鴈，觸目驚心，無量感懷，曾不得以一言書識，徒自提嬰撫赤，以圖載覲慈顏，獲一笑也。承示雪舟法語及諸侍兄遠懷之作，讀之益深感愧，何同風千里而溫涼之不同耶？寸中百結，何以自解？諸兄之愛，其誠於中、形於外者，雖言不盡意，三十年後寒冰發燄，或可酬也。至於默而識之，一言不發者，隱衷之愛，沒齒亦不能報也。語云：「遠思以觀其忠，近使以觀其敬。」久而愈敬者，未免道恁麼說話三段不同，甚非子弟上尊長者，況和尚乎？雖然，家富小兒驕，不妨借婆帔子拜婆年，等閒絕倒旁觀，亦不是分外時寒起居。伏惟珍重。(秋寄靈巖)

璣稽首言：道人家出處，原無固必，唯義所在。是以風穴單丁法昌，為木羅漢說法，高風道法，與嘗隨千二百眾諸祖，並傳後世。故禹、稷當平世，三過不入，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，居陋巷，一簞一瓢，不改其樂，孔子賢之。孟子曰：「禹、稷、顏回同道。」又曰：「易地則皆然。」璣嘗沉思諦觀，方今法運向季，人根緜之時會若此。學道人若行若藏，必先定其遠者大者，權其近者小者。遠大者有定，雖日月薄蝕，風雨飄搖，形影或有參差，枝葉或有零落，其中心樹子，則愈堅密矣，蓋藏深養厚故也。如遠大者無定，雖枝葉扶疏，形影上下，一朝風雨霜雪，未有能挺然秀立者矣，蓋以根本不深固也。故曰：「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」故栽者

培之，傾者覆之。今之學道者，無不欲栽培養育，而欲速之心未忘，則與揠苗者近矣。所以從上有道之士，根本既堅固，藏養既深厚，然後舒其遠大之志，無問世途夷險，孜孜以弘法為任，雖時緣不稔，土地無緣，三十年求一舉話者不可得，加之有司嫌責，以非意擾之，以至篆面鞭背，殞身沒命，其弘法之心愈自光大。更有一種道人，頭角已完固，氣血已充足，爪牙已獰利，鱗甲已璀燦，風雷已震動，乃不顧雨雲，於無陰陽地上刀耕火種，雖居不蔽風日，衣不蔽四體，飲冰茹荼，超然自得，雖王侯推轂、天子恭迎，以至天人送供、百鳥銜花，唯示以本分草料，若身若心了不起顧，但於钁頭邊得一個半個六根不具、八識不全者以售己志，雖至苗而不秀、秀而不實，沒世不見知而不悔。此二種道人皆以法命為重，色身名譽為輕者。璣雖蒙和尚薰陶化育，先一種，璣固不敢學也；後一種，志慕而不能學也。若夫陶融氣質，保固根本，光大心志，乃願世世生生承事知識，陸沉眾中，切磋琢磨也。入關已來，百事病廢，懶癖日增，江山悠邈，會晤難期，因某行，特書硜硜以復。

璣夙修未逮廿餘年，汩沒風塵，雖出家之志久畜，而求全之心未忘。幸遇和尚一言開發，得出火宅，得見至人，得聞至道。又以福薄緣慳，至人早逝，悲哀感痛，忽忽忘生，志將守片石以雠遺命，以畢餘生，和尚嘗深嘉勉。無何境風飄忽，致違最後微言，寸中百裂，無所適從，意將於舉目無親處，自耕自牧，作自了計。承和尚痛念一本，俯為收攝，璣亦葉落歸根，願為執巾荷钁，以報高厚於萬一。復蒙雨露無私，霜雪有加，使璣體露金風，不與蒲蘆同委。奈何樗朽之質，不堪雕琢，有孤郢匠斧斤。語云：「報生以死，報賜以力。」蓋所生不過色身，所賜不過世物，而報者乃致以死力，而況生我法身，育我慧命者乎？且璣自幼多病，失事詩書，今日一言一字，無不從和尚罏韛中來。傳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。」和尚視璣猶子，今一息尚存，何敢自棄自外，而不盡其慺慺？故前二紙，曲陳固陋。竊惟和尚去祥符，入天台，以至俯從眾請，去能仁，主國清，其心志願力，可與日月爭光，難為世人一二言。似去歲以師恩親命，枉志出山，不意陵谷變遷，并汾信絕，故和尚勉應諸剎之請，雖千眾圍遶，萬指皈依，知和尚愍於不得已也，皆非本志。至於不受奉重，舍其尊貴，於冰凌劍刃上，逆行順行，決意入山，甘饑寒枯淡，此誠和尚志願也。前見與濯師書，辭靈鷲之請，所論極長。不日監院印師出山，面請定奪，如理事無礙，人我有益，義無不可。如眾中有發大心者，誓捐軀命之殼，任事勤勞，雖風雨霜雪不改節操，使和尚不識不知，巍然方丈，亦無不可。如徇其一時誠懇，屈其終身志願，勞心勞力，役己役人，或宜斟酌。嘗思人生於世，無論智愚賢不肖，未有不事勤苦

憂勞而能成立者。出家兒既割愛辭親，趣向上一路，縱有饑寒勤勞，時勢掣肘，皆為進道育德之門戶。復思學道人舉止言行，求於己者不宜看難，看難則依回姑息，不能登高臨深；任於人者不宜看易，看易如事出意外，難以原始要終。然求於己者不得，猶可脩為奮發；任於人者不終，則失彼仰望。或有久事溫飽安逸者，欲從入山，乞和尚暫脫珍御，略為開諭萬一。和尚以印師半生勤苦，五載拳拳，辭受之間，尤宜慎審。璣十餘年承事和尚，凡遇移花接木，曾不敢以一言損益，蓋以不諳人情世故，不達機權炤用也。今以幻泡之質，生滅無常，以蠡測海，私憂過計。先哲有言：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唯義所在。」誠如義之所在，亦不必以璣言為輕重也。更有啟者，當今之世，嶢嶢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汙，開口落筆，遠志高風，似不宜露，毋使冷眼熱中者聞之寒毛卓豎。璣嘗有言：「時會若此，口秖堪喫飯，身秖堪鼾睡。如年歲不登，無米羹纓絡粥，亦是祖宗傳家之法；若夫鼾睡，但得胸中無事，心血有餘，亦不關于歲之豐儉也。」狂惑之言，伏惟亮采。

傳曰：「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」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甚矣！大人語默動靜之不易也。璣嘗思時會，若此道人家，除直提向上外，筆舌似宜潛神而養懶拙。如萬不得已，當借狸奴面孔，略行點畫。雖具狸奴面孔，而風韻固超邁，亦宜少落人間。從上先德，平生如大火聚，後代尚有流入詩文藝學者。若放一線道，合水和泥，欲為之後者，滴水滴凍，不綦難乎？雖曰嬉笑怒罵，原不在空處，第恐無上醍醐，遇斯等人，翻成毒藥。伏惟和尚，以時珍重。佛事閱歲嘗新，應酬無有竟已。和尚既入山之志不移，乞早歸為第一義。隨侍諸師，亦宜勤誠而多閒靜，曉事而如愚訥，斯為美善。方今同心者不多得，熱中者或有之，不得不慎也。雖鼻孔端正，苟以勤誠曉事自居，一眾側目以待，深為不便。人情如水，能載舟亦能覆舟。雖云於心無愧，水脈來風，極宜諳辨。大都出家兒，誠能步步踏佛階梯，念念如救頭然，所聞逆耳之言，如飲醍醐甘露，縱有爍金之毀，不求銷而自銷矣！初不在周至人事，先意問訊而求全也。然和尚自有至鑒，何煩璣之慺慺？顧諸師之素愛璣，不啻手足。璣雖木石無心，亦不敢以病廢。自外凡入山者，無不言其承順揖讓，第以欣戚相關，又不能不察言觀色於意言之外也。無德空言，統祈慈炤。(已上三書，丙戌冬寄婁東。)

某上人西上迎錫，影侍者問：「和尚前有字達否？」璣沉默久之，不能荅。有間復問，璣曰：「三藏十二部，一切修多羅，以致教外別傳，無文空印，縱饒點畫不遺，何異運水以貢河伯？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腳跟下事，直不藏曲，躬行實踐者，復得幾

人？是所憂也，何敢言也？法運向衰，人根日劣，從上慧命如絲，惟冀珍育法身，以副天人之望。言意雖切，比日亦成汎嘗。若夫山門廚庫，寤寐未懷，雙澗五峰，滴水滴凍，總教目斷雲山，非璣所欲言也。」影唯然曰：「辭達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？」請書此以見不言之意。即日璣載頓首。

即日孟春猶寒，伏惟尊候萬福。隨侍清眾即寓安隱否？法無定相，遇緣即宗，自是衲僧家尋常步履。然遇抽爻遜位，則幾多人疑著？直饒洞視無間者，未免道木上座兩口無一舌。日月麗天，入山猶嫌淺近；煙氛載道，逢場豈易馳驅？此語已遍天下，何必重說偈言？第恐著靴冰上立者，畏石頭路滑；御飯亦吐者，吞鐵糝餡難。主人公就下平高，暫為姑息計。果能持書不到家，風行雷動，已屬功勳邊事；若乃紅旗閃爍時，點著便轉，豈止道路善為？去此二途，乞舜若多代一轉語，以解杞人憂惑。

去歲兩承侍師發藥，俱領到。久病得良藥，開慰何可言？似每至萬籟俱寂、塵境未形時，咀嚼一片，宛轉而不能下咽也。切惟寒灰難以發焰、枯木不復生花，朝夕兢兢，恐終孤化育。雖曰鑪鞴之所多鈍鐵、良醫之門足病人，撫今追昔，其如自赧何？國清門下固然言無味、食無味，而無相靈丹直是一生服不盡幻泡之質，毋勞和尚致慈念也。(已上三書，丁亥春寄祥符。)

## 和尚還山上書

病中不解忌口，而口秖堪喫飯。聞堂中起精進七，伏聽好音，不啻寒餒之冀衣食。復聞力參者書偈呈解，殊為助喜，乃扶病命穎依樣畫貓兒以作藥石。雖不識其青黃赤白，想亦不外大虫面孔。第腕病無力，不知鼻孔眉毛可能彷彿如依稀相似。俟秋成時，安向太倉頭，俾典守者不事封藏，而白拈之徒亦知忌避，雀兒鼠子不言而喻矣。若夫全身半面，隱骨明儀，鐵窗欞中尾巴過不得，一毛頭上兩手扶不起，用發造物者一笑。

狸奴十六，面目太憎。生方欲益其伴侶，以時調伏，不圖鐘聲咬破七條，當事者抱取來，搏風捕影，囚地一聲，非過量人前想不易發。即今大地如炙，不知養來堂上耶？睡於花下耶？放於無何之鄉耶？食時投以木札羹耶？鐵糝餡耶？栗棘蓬耶？雲門餅、金牛飯自非所好，雖渠向異類中行，心甚念之，終不以舉止可憐生而舍置也。今既屬侍者典守，似不宜放過。如閒不過者，欲寫去醒瞌睡，須連敘言方有源本，否則疑殺天下人。

本來無位次，不用強安排。百千年前已有人恁麼納敗闕，然遇量才補職，應物現形，於無分位中似有分位，真所謂可與智者道，難為

世人言也。日者葛藤，雖於瞌睡中憑空而起，至於絕處逢生，緣懸崖而直上，窮源返本，臨斷岸而截流，蔽日干雲，了不知止。無何，造物者無所取材，以風刀截斷，於冷處著火。今既器量有定，根莖枝葉不復再生矣。如諸師閱過，乞命護關者持來，欲拈頭綴尾以成一段，俟和尚入關時載為請益。如過愛者欲寫去，且命緩緩。病中脾胃俱鈍，唯俟諸師新鮮果子喫。如和尚嘗過，先發幾枚來，以潤齒牙。

達磨西來，不立文字語言，如許葛藤，又因誰致得？雖然，事不一向，鵝王擇乳，素非鴨類，如奔流度刃，烈燄過風，若無這般手眼，腳跟太險在。此固老人尋常步履，第不知三千里外，唱拍相隨，洞示無間者，可多得乎？先聖道：「修多羅教，如標月指。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。」又道：「識取綱宗，本無實法。」苟拘文守法，不能見月忘指，縱饒如水傳器，涓滴不遺，喪我兒孫有日在。所以道：「師子教兒迷子法，纔與麼便不與麼，過得荊棘林是好手。」咦！縱教過得荊棘林，若到國清門下，且款款著。因甚如此？這裏不是汝住處。

昔徐子嘗問於孟子：「仲尼亟稱於水，曰：『水哉！水哉！』何取於水也？」曰：「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。苟為無本，七八月之間雨集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，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」病中閒，不過偶憶得嘗三復之日，聞和尚悼什兄偈云：「至學無嘗師，萬有皆可法」以至「但得心無住，神化日維新」之句。反觀孟氏之言，不翅霄壤矣。今讀斯錄，一見而悲感交至，載讀而情理難容。讀之三四，如登華嶽望滄溟，雖不能窺高深之萬一，然身與雲俱，六根七大，飄然欲飛舉矣。第不知死蛇解弄也活耶？有本者如是耶？應物現形，無入而不自得耶？如依文解義，則法如逝水，而孟氏之言近之矣。如略露風規，法如龍雲，造化莫測，神化日新之言，思過半矣。如平高就下，法如水火，善用者萬有悉從生濟，玩弄之身命以致斃亡。則學無嘗師，萬有可法之言，乃醍醐毒藥一道行耳。噫！識法者寧不懼乎？適有胥靡之徒，登高不懼，乃玩風弄火，於虛空中雪上加霜。雖然賞伊大膽，第恐坐不垂堂者見之，得無足心酸澀，木上座於哭不得處有一笑也。(已上二則，因讀《國清語錄》)

昨午風頭稍硬，影侍者飯飽弄箸，不覺寒毛卓豎，趙州茶不知暴殄幾許，出身白汗直是未在，夜來和身放倒於冰河烈燄中，頭出頭沒，曉起覓寒熱相了不可得，秖覺言無味、食無味耳。一朝兩度洗缽盂，金牛飯粒米不曾嚼著，漫言美食不中飽人食也。適午夢初回，見一人徽徽皇皇，心凜秋霜，頭鬈鬆、耳卓朔，開口見膽而腳

跟不點地，頗似和尚，但五眼中有一眼太冷，得非昨夜風頭稍硬之謂乎？(病中見和尚半身像)
誰將成風之手，寫出三身四智。謂是國清，謂非國清，未足影侍者一笑，贊之毀之。空谷傳聲，點畫未下，聲求色見者，或有之矣。文質既形，迷真逐影者，吾斯之未能信。卓錐之地既無，而以十方佛國為家，得無傷其廉乎。一字不出口，乃言滿天下，無乃饒舌乎。不向鬧裏出頭，偏於冷處著火，不類厭喧求靜乎。乃若肚皮太寬，眼孔太窄，誠能損少益多，亦不為分外。如舉止乖、言語直，恐非木上座風化天下後世之程範也。走筆至此，而報慈猶隔津在。向下文長付，待來日面陳也。(因讀和尚自題像讚)
數日來，渴欲新鮮果子喫了，不見回報。如根本深固者，今年雨水調均，化育者以時裁制，何夏秋之交，尚有摘葉尋枝之勞乎？將非昨日枝頭形似熟，今朝盤內視還生耶？然品類非一，遲早不同，病中亦不必求其甘美，雖酸澀苦辣者，齒頰邊更覺開爽。嗟乎！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，國清門下，不怕甕中走卻鱉，其如老去者企望乎？
夜半潑墨染皂衣，乃侍者尋常行，敢不盡心力而為之？曉來覿面相呈，點即不到處，上大人指顧間，八九子已寒毛卓豎，何必翻轉面皮，扯丘乙已三十年陳爛葛藤，令渠置身無地？爾小生雖可知禮也，七十士未免因誰致得？如欲坐斷天下人舌頭，沒齒無怨言，化三千起居，伏惟珍重。
無量劫來，於玄路鳥道上，不知費卻多少草鞋，何其四稜蹋地時，猶惜浣盆邊漿粉值乎？然雖意不在言，其如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拽不出，冷地裏觸著磕著，直是慚惶殺人。從來當局者迷袖手，旁觀者是什麼心行？
璣日來粥飯頭雖少得力，而四大、五蘊以至十八界、八萬四千作止三昧，了無起色。雖曰某甲秖管看，然事有死而不能已者。昨承慈愛，甫論法門叢席、僧寶大綱，無何觀音入理，門開而前後際斷，何日室中獼猴晏息？六窗獼猴欲與相見時，乞和尚辰前午後抽身入關，以結未了之案。如小食後，氣刻俱促，恐不罄所論；如獼猴睡熟時，分付行者投以本分草料，幸勿作中邑故態，取笑識者。
昔璣乞食人間，瞌睡之暇，嘗從聾瞽者問夢中聲色，彼亦無事，乃樂與璣言也。時有啞者家火發，倉皇求救於人，愁慘萬狀，而眾莫能喻。余曉之曰：「是家有焚溺之患，君其援之。」於是啞者踴躍合掌而逝。或曰：「師何法修得解若語？」余曰：「昨聞聾瞽者言夢中聲色而得解也。」或者憮然曰：「某謂師得心於啞者，不謂了意於聾瞽。」又嘗以缽中果食，發諸小兒意外悲喜，或投之川原，於魚鳥趣翔鬥爭之際，鑒其慈義廉退。又嘗與張子日未夜坐，曰：

「余性多睡，明晨有事欲早起，子能午夜先覺而覺我乎？如余夢入華胥，未能應子之呼，當就廚中笊籬三稱其名，余即覺矣。」張子曰：「諾。」及時，甫叩門，璣即應聲曰：「余久矣醒，子醒也未？」張子愕然而退。璣笑曰：「張子誠信士也，惜乎夢未醒耳。」璣適以夢中之語，聞和尚承侍者，默而識之，或可於疲倦時一為捧腹，未便與他人言也。熟處難忘之誚，璣固未辭，恐日夜不曾眠者，無夢說夢耳。

## 與國清司事諸公

法運固季矣，而人根由之。所賴至人有在，文獻具存。吾輩一息尚存，宜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。至於成敗久近，一委之造物者。法門廣大，無所不容。同人中或有心志不一者，當興平等慈，隨力攝化，幸勿以違順毀譽生欣厭也。然言之固易，為之實難，事難然後見君子也。三門所恃砥柱，一眾同心，無復慮也。祇以僧不拜俗一事，經律已言之詳矣。昨聞因事偶一為之，因思漸不可長。方今法門衰替，魔外充斥，縱橫逆有加，庶聖制無違，先宗不辱。如徇時隨俗，雖獲苟免，難為識者。語云：一失步，無所措。臨事極宜慎審。然平地坦途，步履亦不草草。至於有事被執，或至公庭，又當別論。狂惑之言，伏惟諒采。

書尺往還，極是惱亂人瞌睡。若是個真正懶殘，纔見箇元字腳，便與他百雜碎。其或意不在言，來機亦赴，宜開口見膽，無舌頭路與人趣泊，斯為美善。雖曰自我作祖，亦須取法從上。所謂取法者，得意忘言也，非尋章摘句守繩墨也，亦非絕口不言古人字句也，貴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耳。是以馬師圓相、玄沙白紙，為千古風規。雖巖頭輩移風易俗，亦不過曰：「傳語十八子，好好事潘郎。」及孟春猶寒，伏惟起居珍重而已。逮宋元尊宿，近代諸師，事不獲已，就下平高，屈體申志，雖至長篇累牘，入水入泥，而腳下草鞋，寸步不失，初未嘗言世諦及世情也。然世諦世情，道人家固不言及，一有近似，則遺誚大方。嘗見山谷道人評李白書問有云：「譬如生來富貴之人，雖醉中夢中作無義語，終不作寒乞聲。」此言雖近，亦可喻遠，而況辭榮割愛，為法王後裔者乎？又況親承知識，陶冶萬物者乎？傳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為知，一言以為不知。言不可不慎也。」承示書稿，不得面言，草此作報，想一體同觀者，或不訝其惡醉強酒也。

衲僧家以法為親，舉止言行固不草草，然筆札往還亦宜珍慎。如必不得已，當居敬言簡，別資一路。開口落筆，貴乎言近指遠，有餘不盡。雖至寒暄慰問，亦須和而不流，淡而不厭，情不附物可也。

古德有言：「出語直教燒不著，暫時不在，便不堪矣。」幸體悉。書稿完上。嘗聞繪事家傳神所貴點眼，蓋以四體頭面為一身之規模，眼為五臟之神宇。夫規模易寫而神宇難傳，然他人之神即我之神，苟自不凝神，欲傳他人之神，得乎？如心與神會，雖上至千古，下至千古萬有之神，無時不聽命於左右矣。至於筆墨點畫，不過示影像耳，神烏足盡哉？不特繪事如然，即百工技藝如不得其神化，雖曲盡規法，秖可與世同波。雖然，亦非于規法之外別求神化，貴於百尺竿頭進步耳。如學道之士不究佛祖言外之旨，孜孜於語言名相之間，殆百工繪事之不若矣。

塵勞中人一皈三寶，能持一戒清淨，即有五戒神衛護，一切不善鬼神不能近其舍宅。出家兒步步踏佛階梯，念念如救頭然，父母非我親，誰是最親者？所以道：「大丈夫，秉慧劍，般若鋒兮金剛燄，非但空摧外道心，早曾落卻天魔膽。」至於衲僧門下，無相而形，無心而應，十二時辰喚去呼來，五蘊八風橫出直入，三世諸佛尚覓起處不得，何聖凡之有哉？世人不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，終日背覺合塵，迷己逐物，八識田中四生六道出沒無時，曾不驚異，纔見風行草動，便云是鬼是神，甚至一人傳虛，千人傳實，學道人即不能機先坐斷，又不能截斷眾流，況復逐浪隨波，追風捕影，病中聞之，不覺失笑。古德道：「山鬼伎倆有窮。老僧不見不聞無盡。」己是敗闕不少。若謂無事聽閒人說鬼，此話有兩負門：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扶病勉書，唯有鼻孔者體悉。

鄰山有亡僧遷化，彼一眾咸言鬼物夜出，呻吟動作，見聞者比比。而某某更以夢寐之語附會之，驚疑傳說，俾認四大為自身者，藤蛇莫辨。余聞之，忍俊不禁，扶病書此告之。由是議者知非，不惟了藤非蛇，并藤亦絕跡矣。嗟乎！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，學道人幸毋以平易而忽之也。

嘗讀古僧史，見從上先德，有平生怡悅，不知有慍怒者；有賦性多怒，殊無喜色者；有終身不見喜慍者。雖曰同途不同轍，余於最後者，志取多矣。傳曰：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。」及其成功，一也。璣根性陋劣，雖承諸知識亭育開化，勉力行持，而於古人步履，莫能踐其萬一。茲復衰病相扶，然亦未敢寬恕。每閱經傳，有愧於心者，未嘗不置卷思齊，感憤終日。嘗自矢曰：「如璣好古之心，不甚委曲，願舍此報身，得生善族。於母胎中，即聞無上之教；襁褓中，即見佛僧；知識甫開，元氣未散，即遇明師畏友。莫若今生老大知有，俾郢人置斧斤而太息。」是以聞人之過，不翅己有，無問長幼，必曉夜思維，以盡忠告。使人之過也，余不一體同觀而緘默之；如己有過，冀其作不請之友而教諭之，不綦難乎？昔楚熊渠夜行，見寢石，以為伏虎，關弓射之，沒

金鏃羽。下視，知其石也，射之，矢摧無跡。漢世復有李廣，為右北平太守，射虎得石，亦如之。劉向曰：「誠之至也，而金石為之開，況人乎？」夫唱而不和、動而不隨，中必有不全者也。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，求之己也。嘗見今之學道者，妄以螢火等彼日光，終日逐境乘風，肆意喜怒。有規之者，則曰：「非君境界。」說空行有，不一而足。嗟乎！牛乳白，驢乳亦白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臘月三十到來，風刀解體，六根四大，一合相不可得。你這作喜怒愛憎者，向甚處安著？從你硬差排，強作主宰，終是識邊事。驀地前後際斷，心智路絕，如子夜獨行，罔知歸向。真正學道人，以譏謗毀辱，逆順境風，以至饑寒病困，為陶育爐韝，何苦樂喜怒之有乎？視身如幻，視人如己，視死如歸，視生如寓，何得失欣厭乎？先聖道：「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志於道者，自能齊得失、一毀譽。然遇飄風塊雨，意外之變，喜怒之心，未能淨盡，草鞋邊更宜珍重。

## 與穹窿大師

璣，風塵子也，且復頑懦無似。吾師不棄遺，循循然於意言之外，鼓舞激揚，使璣得事知識，得具僧儀，得見佛祖光明，得近多多明師賢友，得延殘喘，以至今日。世間之恩，無逾天地父母，吾師恩德，豈可以天地父母為喻哉？蓋覆幬生育，固自罔極，求其裂世網為大雄之裔者，雖天駿神駒，匪遇至人，終沉槽櫪，矧駑劣如璣者耶？且璣昔侍萬峰，風雨霜雪，不時而作，吾師以成風之手，潛移默植於不知不覺之間，使璣原始要終，不甚狼籍，銘心刻腑，又何敢以天地父母為喻哉？用是晨夕兢兢，於草鞋邊磨光刮垢。吾師臘逾趙州安國，璣無論異類人倫，得親鞭策，乃至身為床座，寧期一生兩生？自成別以來，百事病廢，深山塵市，冷煖自知，竟無可為左右舉似。今雖泉石留人，一榻蕭然，以疾而臥，殼漏子委之火光三昧久矣。杖笠芒鞋，原自不離左右，風動雲行，更何所云？第不得把手臨風，祗聆謦欬，伏冀以時珍攝，慰我遠悰。腕病不備不莊，統祈原宥。

## 復辯菴師兄

曩於萬峰，得瞻道範，中心藏之十年矣。前在東山，獲親不請之益，喜出意表。不期病困多艱，聚首甫七月而成別亦復千有餘日矣。時一念及，徒增慨息，何德人之難見而易別耶？入關已來，百事病廢，陵谷變遷，師友曠隔，觸情舉目，無不興感，曾不得以一

言書識。兩承翰什，益深悲感。凡入山者，無不言肫肫之愛，雖慈亮原我於禮法之外，而惓惓之懷，於深相忘中有一種不能忘者，自亦不能解。和尚入山，始悉動靜，殊慰懷仰。自和尚歸，日聞法言，胸次頗開豁。第久病之質，日就衰頹，夏秋間幾成不起。比來粥飯頭雖少得力，而神思精氣蔑如也。然泡幻之物，生滅無常，幸勿致念。惟冀珍育法身，以副後昆之望，是所禱也。

## 與毅兄

玄沙白紙，已成千古葛藤。馬師圓相，又作時人窠窟。欲效維摩杜口，奈何熟處難忘。更若別資一路，未免拖泥帶水。這師既肯覿面相呈，小弟敢不旁通一線。但得牯牛水草，尋常不戀故鄉田地，是所望也。若夫和尚起居，叢林景況，總在這師滿口含霜。至於弟之行徑，愁人莫向愁人說，說起愁來愁殺人。

## 與質兄

古人閉關禁足，大有深意存焉。後人不諳深旨，動輒為之，多致中道坎坷，變幻百出，耳聞目擊者，屈指已幾幾矣。吾兄志效古人，出自天性，且於祥符爐韝，數數入火，轉轉明淨。今以潛匿故，深入重關，原非可與若輩同日而語，璣復何於太虛中加點綴耶？譬諸父兄遠出，素達山川夷險，為子弟者，臨行囑曰：途路善為。此璣之心也。且璣與兄，在俗為同鄉，在僧為同澤，在祥符為手足，在法門為骨肉。當此臨行遠別，寧忍自甘菲薄，同彼外人，袖手旁觀而默默乎？凡人纔欲閉關，便當以無量劫來，乃至盡未來際，一切凡聖等心，一時坐斷。室中惟置一床一几，經行坐臥，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無。終日說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說不得底。以此調攝，則心廣體胖，四大安和；以此學問，則細入無間，大絕方所；以此思維，則念念截流，新新無住；以此應機，則風馳電卷，左右逢原；以此立言，則珠回玉轉，光耀後先；以此行施，則隨願皆滿，三輪空寂；以此持戒，則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；以此臨變，則視身如幻，觀辱如飴。擴而推之，六度萬行，無往而不自得矣。靈源曰：「道人保養，如人病須服藥。」藥之靈驗易見，要須忌口乃可。不然，服藥何益？生死是大病，佛祖言教是良藥，染汙心是雜毒。不能忌之，生死之病，無時而損也。所謂染汙者，即愛憎、取舍、得失等心是也。若有纖毫未盡，則不知不覺，被目前境風所奪，日久月深，迷而不返，道力不能勝業力，千岐萬派，從此而起矣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是以契經曰：「若忘失菩提心，修種種

行，皆成魔業。」又曰：「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但能心不妄，精進無有涯。」以上絡索，皆途程邊事。若夫向上一路，近來王令稍嚴，不許攙行奪市。

## 與明兄

病中不能作字，無字則意不能達，伏枕揮毫，竟不知從甚處起。若夫石梁嶮巇，華頂孤危，海門波濤浩蕩，瑞巖石上惺惺，到者自知，何必預搔待癢？寒溫間闊，問訊起居，又非病僧之所以示親愛也。因念古人凡遇顛危之後，必有大進益處。吾兄昔年死中得活，爐錘正自不小，想得力處亦自不少矣。年來祇聞翰墨淋漓，不許夜行，投明須到之語，目斷雲山，究不得一見，何慎密之若是也？毋乃不易言耶？古德云：「莫謂楊岐山勢險，前頭更有最高峰。」時為吾兄誦之。璣也，泡幻之軀，不俟終日，同源之切，饑渴何如？風便，冀以好音慰我，秖恐草鞋無恙，鴈轉東山，鷂子過新羅久矣。幸珍育。

## 與靜兄

昨夕手筆至，甫出浴，未及盥手整衣，即令護關者拭几展讀，蓋恃其親愛也。讀未竟，而悲感交至。出家兒固不事情識，然義之所在，殊難為懷矣。璣福薄緣慳，見先老人最晚，服勤未久，慈光別照，其間不孝罪狀固陋，憂思未便一二言述，恐益吾兄及明兄悲感。嗟乎！終天之痛，於茲十三年矣。璣之草鞋邊不甚狼籍者，悉和尚無為之化、不言之教也。去夏聞兩兄入山，喜出意外，雖一關相限，而期望之懷，不翅寒餒之冀衣食。每與和尚言及兩兄父母未生前事，未嘗不哽咽而止。乃吾兄不恥下問，欲弟別施方便，一言指南，弟何敢自取疏外？固為遜辭。蓋此箇大事，臣不能獻之於君，子不能供事於父，昆弟友朋難為告語，貴於離心意識，自證自肯耳。故巖頭云：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。須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，自能蓋天蓋地。」今之學道者，往往作故事看過。昔道吾離藥山見南泉，泉問：「闍黎名甚麼？」吾云：「宗智。」泉曰：「智不到處作麼生宗？」吾曰：「切忌道著。」泉曰：「灼然，道著即頭角生。」三日後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鍼，泉見乃問：「智頭陀前日道：『智不到處切忌道著，道著即頭角生。』合作麼生行履？」吾便抽身入僧堂，泉便歸方丈。吾又來把鍼，雲巖曰：「師弟何不祇對和尚？」吾曰：「你不妨靈利。」巖不薦，卻問泉：「智頭陀為甚不祇對和尚？」泉曰：「他卻是異類中行。」巖曰：「如何是

異類中行？」泉曰：「不見道：『智不到處切忌道著，道著即頭角生。』直須向異類中行。」巖亦不會。吾乃與巖歸藥山，巖舉前話問山，山曰：「子作麼生會？」巖無對，山乃大笑。巖復問：「如何是異類中行？」山曰：「吾今日困倦，且待別時來。」巖曰：「某甲特為此事歸來。」山曰：「且去。」巖便出。吾在方丈，聞巖不薦，不覺咬得指頭血出，卻下來問巖：「師兄去問和尚，那因緣作麼生？」巖曰：「和尚不與某甲說。」吾便低頭。弟固不敢上擬古人，然十指咬來，箇箇有血，又非獨兩兄為然也。至於疾首痛心，或有過於古人者多矣。意不盡言，草此作報，不識吾兄以為何如？

## 與隨侍諸兄

頃憶木上座去寒山餘二十日矣，起居眠食知諸兄善於時節，不復問訊，第未審踏破多許草鞋，已破者置於何地？多見任重致遠者隨路狼籍，致循途之流依他作解而妄意馳逐。如草鞋未破者不煩著意，然到家矣，計亦解脫。即日仲夏猶寒，赤體蕭蕭，若為行履，非惟出門是草及平地上死人無數，即堂室之下時有意外風雨，矧十八界賊出沒無時乎？乃若腳跟不點地而業在其中，隱顯申屈，或有出身路惟九旬禁足者，得無忍俊不禁乎？想意不在言而來機亦赴也。

## 復人華居士

應身示疾，聞之已久，第以妙德未出鐵圍，左右無可使者，止有一人踏破草鞋，不得其門而入。雖于侍者邊得箇入路，及乎問著病源，滿口吐不盡，致我居士辨才神力，置之罔聞。前報手命，又以絃急聲促，未舒所懷。來教謂赤心片片，何能酬居士之萬一哉？涪翁集雖有妙音，而無妙指，終不能發，矧十指如椎，置之高閣者乎？力不從心，有辜至意。十自詠彼時閱過，即歸方丈。若夫見他劉先生則可，左右則不可。謹復。

## 留別家兄弟

不孝未能忘情禮法，顛躓出山，原擬於先慈柩前默坐幾七，用展一念之私，即拂衣而去，不謂又為情理所拘，致諸兄弟寔殫厥心，雖於至尊前曲盡誠懇，何足報罔極之萬一？清夜思之，秖益傷殘涕泗而已。復承以金相贈住靜，此手足美意，世情難事也。在不孝一自出家，即不希族屬之物，更以此語勉諸同輩，嗣後所施衣物仍受不

卻者，蓋使老母無寒暑之思，於福田中得沾利益，雖曲體先聖至意，誠非初願也。今者以璣不德先慈，速就無生，既賴諸兄弟承喪祭之任，璣一盂一衲，何天不可飛？何地不可埋？肯以無累之軀受此有累之物乎？幸吾兄弟諒之。茲已領入山之費，餘者乞作無相福，以資二人往生，則歿存獲益多矣。不及面言，書此為別。

山深路阻，杳不得故鄉信，即有聞問，而關中人恍如隔世，每至霜飛露隕，不啻焚如。去秋得大兄手筆，始悉舉家安泰。今夏和尚還山，甚言兄弟禮事之誠，并得兩弟書，不勝欣慰。所寄藥資鞋物俱領到，又聞四弟已皈戒，此積年企望而不敢言者，蓋欲其自肯也。今既如是，舉止言行尤宜慎重。語云：「行百里者，半九十里。」言晚節末路之難也，弟其勉之。大都人生於世，喫得一分虧，即有一分受用，究竟所損極少，受益最多。世事無窮，人生有幾時會若此？各宜知時知止，置恒產數畝，課子耕讀為第一義，更宜麤衣淡食，保固元氣，俾祖宗家聲不替，後昆知有詩禮，庶此生不虛耳。璣懶癖無似，於家國法門原無足重輕，不圖滄桑忽變，曉夜憂傷，不唯祖宗承三百年太平之德，即我四十年大檀越一旦變故，雖木石寧不悲感？近和尚歸，聞我以至言至論，隱衷之憂固未能冰釋，而胸次已開豁多矣。第久病之質日就衰頹，然泡幻之物生滅已聽其自如，吾兄弟幸勿多念。惟冀珍育起居，以壽先人遺體，更冀深體手足二字，日新愛敬，是所切祝。

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